

力勁原

著明草



行印店書世東

力 動 原

著 用 學

原 動 力 1948.9. 初版

著 者 草 明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

瀋陽 吉林 赤峰 牡丹江 白城子

哈. 10000.

第一章 冲不淨的仇恨

李占春在宿舍裏凍的沒辦法，跑了出來，順道溜到朱自珍的小屋子裏。朱自珍正在凍着手修理一千五百度的電爐子呢。李占春看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

『傻小子！你沒看見發電機躺著不動了嗎？你沒看見它凍成一個冰坨子那個樣嗎？還修這破電爐子幹啥？有本事的先修機器呀。』

朱自珍滿不在乎，還是很熱心地盤着爐絲，一面低下頭來修一面回答說：

『手藝人一天到晚兩手閒着算個啥？你說水車不動，它能躺個三年兩載嗎？能嗎？』

『誰知道呢？現時世道可難捉摸。日本人走了之後，中國人倒是來了好幾樁，有些人叫他們做胡子，又有人說是國民黨；管他們叫啥；一句話，他們都瞅不上電。』

『胡子也罷國民黨也罷，日本工程師不回來，機器別指望修啦。』

『七月天談雪，別說修不修了，咱們出去晒會太陽，暖和暖和再說吧。人家說光棍難當，我說冬天不烤火也真够噲。』李占春不由分說，一把拉着朱自珍朝辦公室門前走去。

李占春原是水電廠製材股的鋸木工人，壯大結實，力氣大，人老實，只是脾氣有點倔。朱自珍是

個小工，日本人在時，他每天到機器房去掃地，偷偷地留心機器；可是他沒有機會用手去碰碰它，或者詳細地去看看它的轉動。油壓泵每隔兩三分鐘便紮紮地響一陣，特別吸引他的注意。他老尋思道：「什麼時候日本人才讓咱照管這個怪物。」他和李占春一般大，今年都二十三歲了；只是他娶了媳婦，李占春還沒娶親。他特別不愛說話，像女孩子那麼害臊，只有和李占春那種老實人才合得上來。這時候他倆遠遠便看見老孫頭斜靠在辦公室前的台階上，他正眯着眼睛盯着「白骨溝」那邊呢。

「瞅，他又自個兒在那兒發呆了呢。朱自珍，這兩天你覺着了麼？老頭兒心上可有點兒活動啦。」李占春眼望着老孫頭，用拐肘碰了朱自珍一下。

「難道他看中了屯子裏那個老寡婦不成？」

「我不是說的那個。他老打量下面那所發電所啊。他在盤算，也許——他到過縣衙門領過糧，唔，他年紀大了，也許有點兒門道。」

李占春猜的對，老孫頭這些天來的確盤算着發電廠呢。他坐在辦公室門前低頭望着山坡下面的發電廠，可以坐上幾個鐘頭。發電廠從來就沒有過像這時期那樣寂寞。寂寞得真難受啊。瞅，不論那一個山頭，遠的近的，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然而往年冬天，在這冰天雪地的角落裏，機器可吵嚷得利害啦。夏天呢，更不用提了，山上盡是蒼綠的柞樹、山杏、山梨紅，低矮的榛叢，鮮紅的野百合花，嬌艷的野玫瑰，紫色的大馬蓮花和各色各樣的野花。鳥兒在歌唱，老鷹在蔚藍的高空上飛翔；山坡下的發電機嘈雜的叫。玉帶湖的北湖頭平明如鏡，魚兒的蹦跳，常常突破平靜的湖面。但如今湖面已經凍結住了，鮮花野草都凋零了，蓋了一層白雪；山林裏的野獸已匿跡；小屯裏的幾戶人家也都

躲藏在茅草房裏過着嚴冬。除了風吼，什麼聲音也沒有啊。說到發電廠，更是可憐的很：機器被日本人在撤退時破壞了；八、一五後，又被一度佔領該廠的國民黨，打開了檢查孔，放水把機器淹沖過，如今已結成堅冰。發電廠外邊，臨着小河的變電所，更是零落不堪，白鐵架子和絕緣瓶子亂七八糟；O、C、B，東倒西歪；螺絲帽，電線，鐵片，零件滿地皆是。那四台風冷式的大變壓器，屹然不動地站在那兒。——不發電，那些傢伙像個大廢物。

看看這一切，參加開關電廠的孫懷德真有點難受。他伸直兩條長長的腿，讓溫暖的太陽光晒着。這個高大的山東漢全身長的很相襯，長胳膊，長臉，長鼻子；動作起來可遲笨。小伙們常因此欺負他；討他的便宜或揍他兩下，等他站起來要報復時，小伙們已跑下半山腰去了。其實他也只是裝腔作勢罷了，他多略也不生小伙們的氣；他愛護他們像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老孫頭有一處叫人討厭的地方：碰着二三十歲的熟人，他便開玩笑自稱起爸爸來，特別對年青女人。年青人呢，便用種種友愛的語氣去抵抗他：『誰是你的兒子。』『誰要你這樣的爸爸。』『不管別人怎樣說，他從來不冒火，心滿意足地大笑一陣。只有一次，一個知他底細的中年人頂了他一句：『你的爸爸癩還沒過够麼？』他才傷了心。

老孫頭原是山東人，在家給人扛活，打十九歲上，他爹便去世了。父親快嚙氣的時候，指着門外的田野說：『地啊，農人離不了地啊。幹活，拚命幹活，老天，不負，好，好人……』

他依了父親的話，辛辛苦苦地扛了五年活，可是掙不上一寸土地；他媽死了，倒扯了一身飢荒。他就生了氣，把鋤頭一擡，離開了妻兒，跑外縣學木匠去了。他原是個勤快人，心眼也靈活，三年，

學會了一身好手藝回來。趕他回到家來，他的虎兒已經九歲，會燒火，會幫他娘拐線。老婆紡一手好線，三年來母子倆好歹把日子對付過了。鄉裏的木匠數孫懷德的手藝好，幹起活來利索，不脫期，因此他的活路挺不錯。一家大小三口人，都能勞動，光景過得挺不錯。他重複他爹的遺言對他兒說：

『人要勤快，拚命幹，沒有走不完的路，窮人窮不了一輩子。』有時候，虎兒放學回家，坐在小木凳上拐線，他便坐在兒子跟前，一面給他搖扇子，一面說：

『多可恥，不幹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養出來的孩子呢，還是不幹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呸，這是財主們的道道！』跟着他屈着手指頭數上十來個人的名字：誰家的兒子光吃喝，啥事不管；誰家的兒子耍錢；誰家的少爺淨穿好的，逛窯子；誰又仗着家裏有錢；爲非作歹，無所不爲。虎兒聽的發呆，仰起臉來淨望他爹，手裏的活也停了。孫懷德就住了嘴，放下手中的扇子，溫和地微笑着，扶着兒子手裏的線拐架子，帮他轉動。虎兒不好意思地，却也甜蜜地笑一笑，趕忙繼續拐線，稚氣地要求說：

『爹你說下去。』

這樣的光景過了兩年，虎兒初小快畢業，他娘便得了癆病，不能幹活，老吃藥，錢沒少花；辛辛苦苦攢了幾年的錢，又都吃光了。過了兩年，她身體好一點，可是旱災又來啦。旱得可蝸虎，地裏裂成一塊一塊，河見了底，包米像珍珠子那麼貴。孫懷德眼看着一家三口就得餓死，打定了主意，便攜妻兒跑關東。

虎兒慢慢長大了，他娘三天兩頭病，父子倆淨賣力氣：打鐵，木匠，侍候機器，當腳夫，小工，

可是好光景再也不上他們家來啦。

「康德」五年，日本人招工修玉帶湖水電廠。父子倆便應徵上玉帶湖去了。孫懷德把老伴安置在西涼鎮住下，就領孫虎上這荒溝來。這時孫虎已二十二，是個長瘦力大的青年。

想起他的兒子孫虎，這位老頭兒更傷心啦。如果虎兒沒有死，已比李占春他們大了，興許已娶了兒媳婦，生了孫子了。啊，這裏原是一座多麼可怕的荒溝啊，滿山都是狼糞。打從日本人把這一兩萬工人招來之後，狼給趕到對面的摸頂山去了。——原來由狼統治的天地，現在由日本人來統治了。

輕便鐵道架起來，爆炸，鑿石，運土，小斗車咕嚕咕嚕成天價響，把平平的河灘堆成了大山。劃土的，推斗車的，抬石頭的，好長的一支隊伍啊；這支隊伍，不分晝夜，不分冬夏，囚徒似的在斥罵、鞭子的逼迫、死亡的威脅下幹活！現在老孫頭回想起來，心上好像還給日本工頭的鞭子一鞭一鞭地打着似的。李占春和朱自珍挨近了他，他還沒察覺出來；李占春狠狠地在他肩膀上打了一下。他正想着日本人的兇相，肩上着了一打，受驚地嚇了一跳，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個忠厚可愛的小伙子，便親暱地笑一笑說：

「是你倆。和爸爸一塊坐下來！」

「你當是誰？」李占春滿臉孩子氣地嘻嘻笑着。在老孫頭眼前，他覺得像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樣。

「我當是川島太郎。」老孫頭隨口回答說。他這一說，把朱自珍說笑了，把李占春說惱了。朱自珍和李占春同時搶着說話。

「好老頭兒，原來你還想念川島太郎！」朱自珍笑着說。

李占春氣咕咕地說：「打從事變，你天天叨咕：咱是中國人，咱是中國人；別人提一提滿洲國你都生氣，今天你把我這個中國人認作川島太郎啦！」

「那能把你認作川島呢，」老孫頭嘆了口氣，拿寬濶的手掌摸着下巴。「只是我想起了川島，想起了鈴木，那些狼狗，也想起了成千成萬屈死的伙計。……」老孫頭顯然被沉思弄得不痛快，不說話了。李占春聽他一說，不特不生他氣，反而被他的不痛快感染着，也低頭望着山坡下面那破爛的變壓所。過了一會，老孫頭用平靜的嚴肅的口氣問那兩個年青人說：

「哼，你們這些小伙們成天呆着，眼見機器動都不動，心裏好過嗎？」

李占春站了起來，用並不帶惡意的冷笑反問說：

「老孫頭，你安的是啥心腸呀？日本那時代，我幾時都看見你像生了誰的氣似的，成天不說話。日本人來了便幹一陣，剩下我們幾個，你就唉聲嘆氣說：「有啥辦法呢？頭上頂着他的，脚下踏着是他的，吃也是他的。來了，便幹一陣；走了，大伙歇歇再說。」你教會我們懶；國民黨大員來那一陣子，你也教我們：「瞅一瞅再說，」眼下，機器也停了，人也閒了，你倒問起咱們閒得慌不，你安的是啥心腸呀？好比水車那蓋子，騙大員打開是你，不叫關上也是你，……」這幾天李占春其實和大夥一樣，閒得慌，一天到晚不曉得怎麼過好，可是他把他心裏話藏過，有意挑剔老孫頭。

因爲今天天氣好，沒有風，太陽有點兒勁，從屋裏鑽出來的人越越多。他們都很自然地緊攏在階上湊熱鬧來啦。他們多半是小伙子，其中有個五十六歲的老關頭；一個還信佛的老劉頭；另一個是三十多歲的老修，他是本屯人，打從修水電廠起就有他。——已往，大夥不樂意和他在一起，因爲

他愛拿大夥說的話告訴日本人；可是他呢，只要人多的地方便鑽前去。國民黨大員來發電廠那幾天，大夥摸不着底，都害怕；老佟却自個兒去見國民黨的大員，拿從前對付日本人的嘴臉去逢迎他們。從此，他又高高地坐在工友們的頭上，指揮這個到四十里外的西涼鎮去買肉打酒，支使那個打掃房間做飯；叫這個獻雞，派那個獻麵。誰知大員們來這兒不是打算修復水電廠，只想來揀點洋撈，並欣賞欣賞風景。不久，八路軍收復了鹿鳴江，大員們嚇的魂飛魄散，一心要再澈底破壞一下機器便逃跑。那一天一個大員看見只有潘玉山和老孫頭在機器房裏收拾房子，他便問這小伙和老頭，機器最重要的是哪一部份。潘玉山膽小，既不明白機器又不明白他問的是啥意思，一下答不出來。老孫頭一下就猜着大員的意思，就心他想把這破機器再破壞。於是計上心來，「他想套我呢還是想……要是他想破壞機器，咱可不讓！」他正躊躇着，大員便問到他頭上來了。他心裏撲通撲通跳，老實說，他怕大員就和怕日本人一樣。他怕他故意把機器說錯了，大員會槍崩他；如呆說了老實話，他又怕大員要破壞機器。「這機器再炸一回，還指望修麼？」他的心一橫，便撒了個謊。他裝成老實巴腳的樣子，指着水車上的檢查孔蓋，對大員悄聲說：

「咱不明白機器，聽說就數那玩藝兒要緊，只要把他打開，便天神來了也蓋不上，機器房全叫水淹了，水一直會淹上山頂。」

果然，大員撤退時忽忽忙忙把檢查孔打開，便逃命去了。水從檢查孔口猛力地冒出，每天把水車沖洗，把機器房淹上了尺來高的水。水到了尺來高，便往外流，流到變電所跟前的河水裏，匯合於鹿鳴江去了。

老孫頭的機智把惡毒愚蠢的大員騙了，救了機器。至今，『水一直會淹上山頂。』已成爲一個天大的笑話。工人們樂起來便愛提起這個笑話，和親暱地讚揚老孫頭的機智。老佟每次聽着，都記在心裏，他尋思，將來國民黨再來，他又有了獻功的材料了。說起來他和老孫頭也沒仇恨，不過他總喜歡給上頭拍馬，說說別人的壞話來顯顯自己的『忠心』罷了。

其實要蓋上這檢查孔也太容易，只要把北湖頭那邊水閘一關，水流停止以後，便能蓋上了。只是老孫頭怕胡子和國民黨再來搗亂機器，不叫蓋上。等冬天來了，老孫頭才叫蓋上，可是就蓋不嚴實了，冒出來絲絲的水，積少成多，把機器和機器房地面都凍結住了。

老孫頭是水電廠的一個普通工人，只不過他來的日子最長，爲人正派，他說出來的話和他做的事，都能符合大夥心裏所想的，因此大夥都聽他的話。特別在中央胡子馬玉山搶劫以後，他提議工人派代表去請縣政府救濟，得圓滿解決；和他智騙大員，救了機器這兩件事以後，大夥更佩服他。

老佟瞧着他有點眼紅，但是國民黨大員一走，他便失去了靠山，大家更瞧不起他。他覺得自己身體裏沒有一根骨頭，好比一隻蝸牛一樣，如果有一個硬殼子給他掩護，他便大着膽橫衝直撞；沒有了那個硬殼呢，他便癱軟，便垂頭喪氣。

這時老孫頭想着：檢查孔打開，原是自己想救機器，騙大員們打開的；後來又是怕壞人來搗亂不叫蓋上，以致後來蓋不嚴實，把機器冰凍得不像樣，心裏着實有點難過。現在聽了李占春頂他一句，他就更不好受。看着那麼些人，他心眼又活動起來，乘機嚴肅地糾正李占春說：

占春，你可不能這麼說。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什麼時候幹什麼事。我活了四十八個年頭，這四

十多年裏面，咳，我學會了偷懶，學會了罵人，騙人，學會了啥也不敢信，學會了……說起來話可長啦。我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幹起莊稼活來莫說一個人頂我不過，就算兩個李占春也會落在我後頭，自然，那是老中華時代了。」

哼，原來是個老莊稼人哩。潘玉山插嘴說。

我的兩隻手，哪有半袋煙工夫閒的？莫說我自個不閒，看見別人閒我也會生氣。

那你什麼時候學會偷懶的？有人問道。

你聽嗎？說來話長，意思倒挺簡便，人窮唄，種地沒地，幹手藝沒本錢，再加上鬧病，天旱，還有咱們的好日子？到了東北，日本人的天下，更不用提了。打比修這水電廠，日本人說的吃大米白麵呀，工錢高呀，招來的工人老鼻子啦。呸，他們騙人啦，咱吃的是糶子，小米，豆餅；工錢兩個月三個月才開一回，扣了伙食錢，剩下的養不起家口！死的有的是呀，病死的，累死的，來幹活的人有兩萬，等修好電廠回去的就沒有幾個了，至少死了一萬五千人！

這老頭兒想起了夏天，打着赤膊的人們接連不斷地從洞口把土和石頭推到五里地外，走一步路淌一身汗，走五里地要淌多少汗。人們來時滿肚子希望：大米，白麵，電業有前途，但是，呆上幾天，人們總算賺清楚了，希望也只好隨着汗水流出來，一滴一滴沁進土裏去。

出了汗，喝上涼水，得絞腸痧病的，拉痢的有的是，肚子痛上一天半天，在炕上滾幾下，人就完啦。如果害個頭痛發燒，一樣得幹活，一直到兩腿伸直，兩眼朝天，才算脫離了災難。好多人要逃跑，運氣好的逃出去了，倒霉的便給抓回來，說是抗聯派來的，還是國事犯，活活的給折磨死。開頭，人

一死，日本人叫擗到湖裏去喂魚；後來人死多了，便叫擗到荒溝裏去喂狼。——前面那道溝，臭氣蓋天，白骨纍纍，工人叫它做「白骨溝」。想起了上萬的屈死的工友，他就想到自己那屈死的兒子。到玉帶湖不久，老孫頭瞅着這光景，早就涼了半截，可是虎兒可興緻勃勃，和他父親年青的時候一樣，一股勁幹活。——也就是這股勁，斷送了他的性命。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回要爆炸一塊很危險的大石，日本人圖省工省料，沒裝鐵架子，沒有一個人敢去鑽洞子上炸藥，——不趕趟呀。可恨的日本人，這時他也不罵也不命令，只用激將的辦法嚷：「滿洲國噢，膽子大大的有賞噢，不怕死的有……」年青人的勁在孫虎身上作怪了，他胸膛一挺便走進洞裏去了，他爹要攔阻他也不趕趟。孫懷德只好閉上眼睛，心裏像等待槍斃那麼難受。一秒鐘一秒鐘過去啦，平常，他不明白一秒鐘裏面包含些啥意思，這時他懂啦，他兒子的性命就繫在這幾秒鐘上頭啦！爆炸聲一過，孫虎像隻山兔那樣敏捷地跑出來了，一絲也沒受傷。洞口外的工友都爲他的再生透了口氣，孫懷德高興得掉下了眼淚；可恨的日本監工們笑着拍他的肩膀。以後每逢危險的爆炸都叫他去。一個月後，在一次爆炸中孫虎給壓死了。

老孫頭把這故事說着，說到工友們的死，說到他兒子的死；聽的人很多，還有女的。老頭和女人早就聽得掉下了眼淚，老孫頭却那麼平靜，好像他並不悲痛；不，他的悲痛已變成頑強的反抗了。

「他說的掉下淚啦。」

「不，男人流血不流淚。聽他說吧。」有人替老孫頭分辨。

「我瞅清楚啦！咱窮人，不勞動，餓死，勞動呢，累死或病死！只有死路一條。什麼苦盡甘來

咄，什麼沒有走不完的路——我一概不信啦！」老孫頭輕輕吁了口氣之後，繼續說：「咋辦呢，除了摩洋工之外，還有別的更好辦法麼？那時候，中國苦力誰不摩洋工！」

「康德九年電廠修好了，水閘一開，湖水便順着水道奔流下來。水車動了，發電了，這三千米長的水道，花了多少中國苦力的血呀，犧牲了多少性命呀！每天每天流出來的水算不清，但怎麼的也沖不淨咱們心中的仇恨呀！」……

聽了老孫頭的長長的故事，大家都掉進各自的痛苦的回憶裏了。哪一個老頭沒有兒子？哪一個年輕人沒有父母？不說起來就忘了，或者說，日本人的罪行，看多了，看慣了，興許麻痺了；現在聽老孫頭一說，大家都想起自己的苦楚來啦。老關頭的兒媳給警察糟塌過；李占春的叔父出勞工至今沒回來；誰家的地和房子因歸大屯給佔了；誰家做了小買賣犯了經濟給押起；至於打呀罵呀，那真是家常便飯了。

「他說的一點不差，完全是那個樣！」老關頭抬起了頭，鬍子一翹，肯定地說。
手藝人可受他媽一輩子氣！連機器也不讓看一眼。」朱自珍也氣憤地插嘴。

「說來說去，還是怪咱不會做人。管他媽給不給氣受，多將就人家一些，不也有好日子過了麼？」老佟說話了，他一面說一面用小眼睛瞅大家的的神氣。停一會，他咬了咬嘴唇，扯動着臉上的肥肉，再說下去：「日求三餐，夜求一宿，人們爲的是這個。順人家還不是爲的自己。——滿洲國人就

「老佟，你今天還是個滿洲國人嗎？你當滿洲國人還沒當够嗎。你說的是啥意思？噙纒子，拍

馬，行是行呀，可不是咱手藝人幹的是！中國人都像你說的，那，那還有去年的事變嗎？有今天嗎？」這時候，老孫頭那高大的個兒笨重地站起來了。老佟的話真叫他不能忍受，他失去了涵養，失去了素日的穩重和平靜，像啣醉了酒的人一樣，把心裏頭的話痛痛快快地說出來才舒服。

老佟也不服氣，可是他不動氣，只嗤嗤地冷笑着「今天？今天又有啥好處？機器壞了，沒人來修，沒人給咱開工錢。哼，窮人要活，還能不受點氣？」

「這倒不假。今天，沒穿沒吃的啦。」

「飯得吃，氣可不能受！」

「今天？今天沒人管，可也比日本人壓在咱頭上強一點。」

「有理，長了兩隻手，怕餓死咱不成！」

大家議論紛紛，老孫頭和老佟的爭執沒有了結。電工劉福瞅瞅這個僵局，站起來調解似的嚷着說：

「老孫頭，依你說，日本人走了，大員走了，八路國家又不來，依你說，該咋整？」

聽聽大夥的話，知道贊成老佟的不多，老孫頭安慰地鬆了口氣：經劉福一問，他又微笑着說：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大夥合計唄。八路國家今天不來，明天能不來？」

「那也不一定，中央興許會再來。」老佟確信地說。

老孫頭沒有理他，繼續說自己的：「我聽山東來的人說，那邊的八路對莊稼人可好，老百姓可服他。不知道他對咱工人咋樣？」

「對咱工人可也不算咋的，那一回縣衙門聽說馬玉山把咱東西搶光，便馬上給咱放衣服，放糧食。聽說城裏也給老百姓放過糧食。看來他們不同日本，和中央也兩樣。」

劉福又沉不着氣，嚷叫着：「我不是問你八路軍咋的咋的，我問你咱廠該咋辦。」

老孫頭正經地聽劉福說完，隨後，連連點頭笑着提高嗓子說：

「是了，不管誰來接收，咱廠總算是中國人的了。好歹得想個辦法，機器像個機器，廠子像個廠子——」他沒說完，大伙爭着說話，嚷成一片了。

「可不是中國的怎麼的！」

「那麼，得想想辦法。」

「咱們能行嗎？得找個頭呀，到城裏去請呂小調回來吧。人家到日本留過洋，對機器啥都明白。」

「不錯，就請呂工程師回來吧，他和官家打個交道還像個樣。上一回咱幾個代表去縣衙門才不像話呢，穿的破破爛爛，講的結結巴巴，還虧得有個老佟能說會道。」

劉福分辯說：「穿得好不好倒沒啥，他們縣政委穿的也挺寒蠢。只是呂小調怕胡子，不敢到玉帶湖來，這咋整？」

老孫頭站起來張着兩條沉重的胳膊搖擺着，要求大家靜一靜。他提議說：「這麼的吧，咱先把冰刨掉，把破機器零件拾掇好再說也不遲。」立刻有人贊成：

「也好，拾掇好再去請他去。」

「不大離，就這麼的吧。說不定哪時候上頭會派人來接收的。」

老孫頭毫不放鬆，趁勢釘一句：「咱耍手藝人說幹就幹到底。幹對了，不用提；幹壞了，也是大夥的主意，免得日後上頭來接收，挑一個兩個人的眼吃不消呀。」

「對嘛，幹對了，大夥的功勞；錯了，大夥來領受。」有人支持老孫頭的意見。

冬天的日頭特別短，不經不覺，太陽已偏西了。大夥感到異常的寒冷，才逐漸回宿舍去。

第二章 和冰的鬥爭

從山頂的宿舍到山坡下面的發電廠，有七八十米達高，階梯共有二百八十多墩。山坡下面修理室的兩個老頭，一天難得上去一兩次；年青人呢，却跑個三四趟。雖然高，但下面發電廠的聲音，山頂上聽得清清楚楚。聽啊，洋鎬碰在堅冰上的尖銳的聲音，不是透過凝凍的空氣，衝進山上人們的耳朵裏嗎？原來下面有十一二個工人正在刨冰呢。開汽車的張榮才出了自己的小屋子，繞過大宿舍，辦公室，剛邁步頭一墩洋灰墩，便又躊躇起來了。這幾個月來，把他住懶啦，他到西涼鎮，到城裏去倒動破爛。有了錢，他便捎回來十斤八斤肉，請大家吃一頓；沒有錢，便悶在家裏睡覺，啥也不管。現在，他低頭往發電廠一瞅，要邁將近三百墩，一個開汽車的人幾時走過這多的路。他索性坐在洋灰墩

上晒會太陽再說。

「刨什麼冰，二月啦。再過幾天，冰自然就會化。」張榮才心裏嘀咕着。

張大嫂從家裏衝了出來，看見丈夫還留在山上，着實生氣。她身段不高，穿了一件棉袍；顴高，上唇很尖，看樣子是個又能幹又利害的女人，丈夫也的確很怕她。可是這一回她沒有立時罵他，撩起棉袍的後下擺，和他並排坐下來，督促他說：

「你怎麼不下去呢？」

「我是開汽車的，又不是刨冰的，也不是小工。」張榮才索性賭氣了。

「噢哪，你是個師傅，不是小工。可是，唔，你現在不加上一分力氣，將來電廠開工，還有你的一份嗎？把你開除出去，咱不是要餓肚子了嗎？你說的好容易！」

張大嫂十四歲上死了母親，父親和哥哥給人租種地，他就在家裏把弟妹三人拉幫大了；餵豬養雞，灶頭炕沿的活，粗細都能。父親愛她愛得要命，因此也養成了她的一個壞毛病：家裏的事，只有她說了算。自然，哥哥，弟妹都怕她，父親哪樣都依她；然而，窮苦家的孩子，再慣縱也是講理的，正直的；所以張大嫂從小就鍛鍊成一個能幹，有主張，勇敢的女孩子了。十九歲嫁給老張，便跟着他在鐵路沿線幾個小城市過活。張榮才本來是個倔傢伙，不好惹，但是在老婆跟前却服服貼貼。啥也得依她。只是在兩口子談得順當，樂樂和和在開玩笑時，老張便卡着她脖子問她：「女人還有啥用，除了會喘氣和會叫還會啥？」張大嫂雖然給卡住了，但一點也不示弱，回敬他一句：「你不喘，哼，像個進站的火車頭，又喘又沒勁！」事實上她一面說一面已笑得發軟了。

老張本來安份開車，自從事變以後，玉帶湖也着實變得利害。這幾個月來，好的本事他沒有學到，城裏鄉裏地蹣跚蹣跚，倒動一回破爛，比他過去掙一個月的薪水還強，他就再也不耐煩坐在機器旁邊了。今早，老婆掀開他被子，提他起來，要他參加刨冰。他在床上賴了半天，現在她又擰在後頭，在他耳邊唧唧着，怪討厭的，他沒好氣地回答她說：

『你說的，難道我非餓死在玉帶湖不成，我沒腿跑長春不成？手藝人哪裏不能掙兩碗飯吃？』

看見丈夫口氣硬了，她便緩和一點說：『長春是長春，這裏是這裏，生地頭不如熟地頭好，你爲啥摸不開？你下去幹它幾天又有啥不好？』

『到底是那個來叫刨冰的？』

『叫是老佟來叫的。我們這裏就數這個三朝元老打吆啊。還有誰能比得上他能說會道嗎？』

『哼，我就不服他，好處淨是他的，倒霉淨是人家的。我瞅他爹和他哥在屯裏種地挺老實，偏出他這個鬼崽子！』

『自古說好人不當道。過兩天上頭來了人，還不是老佟這一號人吃香。像老孫頭，老關頭那樣的老實人誰也看不中啊。不過，刨冰却是老孫頭提起的。聽說前天他老人家，又提起他兒子來了，說哭了。他多略也不願提起他兒的，昨兒不明白那根汗毛動了，你聽我說，他說他兒子說哭啦，後尾兒他說：『把廠子拾掇出來呀，爲我的虎兒吐口氣呀！把水閘開開，把大夥的冤氣沖一沖！』那麼，大夥就聽了他的。問良心，誰不盼開工，爲吃碗飯呀。』

張榮才不在意地聽老婆說了幾句，便蹣跚地走下去。

山坡下，那個破汽車框子給雪埋了一半，歪在那裏，他瞅着便覺傷神。心裏面嘆惜着：「日本人一走，啥也完了。我們瞅着這個廠，一點辦法也沒有，刨冰刨冰，還不是白費事兒！」

厚厚的白雪掩埋着許多零件，因此地上顯得高低不平。他沿着人們已踏平的小道，走進了機器房。

第一號發電機和第二號發電機高高地，粗壯地聳立在機器房當中，一百二十噸的大起重機和三十噸的小起重機毫無光彩地，靜悄悄地掛在高高的屋頂上。地面上積了一層冰，最薄的地方也有一二尺高，厚的地方便有一米多厚。油壓系統控制盤，和附在第一號與第二號發電機的，每樣兩套的調速機，自動水車制盤的脚底都給冰埋住了。兩部油壓機因爲檢查孔打開，水是自上流下的，現在却變成兩座小冰山了。五六個小工在調速機，自動水車制盤下面拿洋鎬刨冰。老孫頭怕小伙力氣大，粗心，損壞了機器，自己便領着兩個老頭在油壓機上輕輕地刨。在兩座發電機中間，潘玉山正在冰上燃着木片子。李占春在修理室那邊鋸木頭，朱自珍把鋸下來的圓軋輻劈成片子，然後運到機器房來。老修呢，什麼事也沒有幹，只在房子當中跑來跑去，把碎冰踩的噠噠響；他給人們遞遞小鶴嘴鋤，送送黃煙；大聲吆喝着這不成，那不對；好像他比誰都忙，也好像他是個工頭似的。

東北二月的天氣還是那麼冷，一出手，便凍僵住了。平常像這樣的天氣，就算說黃土下面有金子，人們也懶得去取呢。然而，勞動戰勝了一切，掄上兩下鎬頭，血液便都流暢了，力氣也大了，信心也提高了。說到這一次的刨冰，也不是誰下的命令，誰也沒有勉強誰；就是那一天老孫頭提了一下，大夥七嘴八舌的商量了一陣，便動手幹起來了。誰也不明白是什麼力量驅使自己在九九天幹這件

又艱苦又笨拙的工作。

朱自珍運一回木料又看一回油壓機刨出來沒有。他想着，將來有這麼一天，機器會動了，他一定要在油壓泵跟前站一天，看看牠的紮紮的響是個什麼道理。他又尋思，假如上頭樂意叫他在機器旁邊當個徒弟，替機器擦擦油，他會樂壞啦。——想到這，他就特別有勁，劈起木頭來也特別快。

李占春獨個兒在修理室，鋸木頭也挺有勁，他覺得老孫頭說的話總是對的，跟他走準沒錯。他回想起日本人那威風，國民黨大員的架子，還覺得有點害怕和恨。他有一肚子直氣，看不得奸滑，不正派的人。誰對他好，他會對誰更好；誰瞧不起他，他便也不佩服那人。他一面鋸木，一面吐了一口吐沫說：『已往多好，也不過是日本人的；現在多破，到底是咱中國的啊。』

兩個五六十歲的老頭，雖然勁不大，熱情可不少。他們覺得自己身上的火，差點兒便能把冰化掉啦。他們比小伙子們不同些，他們是在老中華過活的，雖然日本把東北統治了十四年，但他們一天也沒忘記祖國啊。

老孫頭呢，瞅着大家，瞅着這一切，樂的渾身是勁。是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幻想和信念，而且每個人都會用盡一切方法爭取自己幻想的實現；和堅持自己的信念。老孫頭也不例外。他的幻想，當然不是寄託在冤死的兒子和氣死的老伴那上頭；他只幻想有一天，機器房拾掇好，再過幾天，上頭派人來修機器；機器修好，發出來電，大家好好幹活，過幾天『人過』的日子。他的信念呢，本來給舊社會殘酷的事實搗得粉碎了；但是新時代帶來的一線光明却在鼓舞他，引逗他。他不知道這個社會會怎樣變下去，但他已確實知道這個社會已經在變動了。『日本人是主人，中國工人是奴隸』這種刻板式的

社會已經給搗碎了。——這就燃起了他新的希望，給他以力量，機智和勇氣。

其實他摸不清這工廠將由誰來經營，咋樣經營，他只知道廠子離不了工人，工人離不了廠子和機器。不管誰來經營，假如機器壞了，對工人都是不利的。因此他才有膽量和聰明哄騙大員，救了機器；現在，又有耐心來引導大家刨冰，保護機器。和他目的一樣的，他就自然地和他團結起來；和他的目的相反的，他也自然地去糾正他；他幫助懶散的人勤快；他甘於吃苦耐勞，自我犧牲。——他的幻想，信念，目的，和工人們的一樣。一個人做事沒有私心時，便會覺得心安理得。老孫頭正是這樣。

本來，大家的觀念並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在看見了別人的興奮，自己便增加了一分力量，添了一分勁；返過來呢，自己的勁兒，却也增添別人的興奮。——這樣互相影響着，互相鼓勵着，勁兒便漸漸更大，興頭也更大了。——他們覺着這樣的勁兒是新的，從來沒有過的，也不知道是從哪兒來的。

張榮才在修理室走了一轉，在機器房到處看了一下，便也不多問，勉強蹲下來加入大家一夥。老孫頭看見他來了，和和氣氣遞給他一把鎬頭，笑着說：「張師傅，你明白點兒機器，上咱這兒來先把這機器刨出來吧。咱淨是老頭兒，不濟事。」

「你說哪裏話，自古說老來寶，越老越行。」張榮才不自然地笑着說。

「不，力氣不行啦，上歲數啦。不過，好歹得把廠子收拾出來啊。不管誰來接收，總不會是日本人。再不拾掇出來，別說機器上了銹，咱們雙手也上銹啦。」老關頭抬起頭來，摹仿着老孫頭的口氣，邊歇邊說。

佟金貴看見三個老頭和張榮才說得挺對勁，有點眼紅，便也過來獻殷勤，給他們每個人捲上一顆黃菸。張榮才連瞅也沒瞅他一眼，便接過捲煙，自言自語着：

『今天是什麼好日子哪，連佟大哥也給咱裝煙啦。』

老佟曉得張榮才嘲諷他，只裝不知道，用謙虛的口氣說：

『你們辛苦啦，有功勞啦。過幾天國民黨來恢復本廠，幾位那時該當上個股長啥的，不要忘記把兄弟拉幫拉幫。』

『不要說笑話吧。咱還能當上個官？日後政府來了，你當了一官半職，要念念老同行，多包含咱們一點，對上頭藏藏咱的毛病就恩典不盡了。』

佟金貴正給老張搶白得下不來台的時候，小伙子們却在那邊嚷成一片。老孫頭留心一聽，原來他們不是吵架也不是別的，是在奏一首歌呢：

『叮叮噠，叮噠叮，咱們一心要刨冰；

老孫頭，人品正，說話大家樂意聽。

領糧食，爲大伙，數這老漢主意多；

騙大員，救機器，廠子這才免了禍。

破廠子，拾掇好，工人本事真不少。

你一鎬，我一鎬，年青小伙子氣好。

老關頭在這邊搶着高聲接下去說：

「三老頭，不毛草，保護機器挺細心。」

年青小伙不服氣，齊聲嚷着：「咱也不毛草啊，咱也細心啊。」

「不要嚷嚷了，」老孫頭要求大家說，「接下去吧，一面刨一面接下去吧。」

「拉大木，劈木料，占春自珍一頭汗，

潘玉山，張榮才，燒火掌鋤都不癩。

佟金貴，到處跑，東吆西喊幹不少。」

但是有人馬上低聲糾正說：「不，應該改作：東吆西喊幹得少。」

「得啦，這種人少得罪他得啦。」又有人說。

「睡懶覺，不來幹，山頂躲着四條大漢。」

老孫頭聽了這一句，暗地裏把人數一點，真的發現四個人沒來幹活，他暗自笑了：「我的好兒子，多利害，啥事瞞他們不得。」

「你們湊了半天，還沒說出個道理來啊。你們各人刨冰，爲的是啥？」張榮才說。

「收拾好，掃乾淨，等待中央來接收。」老佟插上了一句。

「大員早跑啦，不敢來啦。」誰反駁老佟說。

「八路軍，國民黨，咱們工人全不管，」劉福在那角落裏剗碎冰塊，直起腰來接上編道：「修理

好，發出電，咱們才算吃上飯！」

「對哪，咱工人要吃飯離不了廠。」有人同意了。

「破破爛，亂一團，沙包馬達炸了一半，
 冷却油槽，油壓汽桶，油槽上蓋全遭難。

線巴金，斷燬路，這裏那裏一團團，

咱瞅着，怎麼辦，咱們瞅着怎麼辦？」

……

工作沒有完，他們的歌子也沒有編完；他們幹到哪就編到哪。刨冰刨了四五天才算把機器房的冰
 去掉。因爲不分日夜地烤火，冰就慢慢化了。但是水壓調整機呀，地下室的主辦呀，蝸轉筐呀等處都
 陸續又結上冰，却又都經工友們陸續刨乾淨。

這一個多月，發電廠沒有受到過任何騷擾，工友們懷着各種不同的心情與耐心和冰作鬥爭。在這
 一個多月裏面，工友們推舉了老孫頭，老佟，和電工劉福三個人到縣衙門去請求過兩次糧食。最後一
 次說不給了，他們三人聽見一位幹部在裏屋大聲嚷着：

「那裏來那麼多的糧食，把他們解散得了，或者把他們介紹到專署去吧。一個縣哪能要得起一個
 發電廠？什麼電不電，老子抗戰八年還不是點的菜油燈？況且，現在是集中力量打土匪，打老蔣的時
 候。」

另一個說道：「廠子是現成的，又不是花錢去修，何必推出去？技術工人難找，我們應該想辦法
 維持維持他們。你沒聽說嗎？他們自動把冰刨了保護機器呢。」

他們三個人在外面聽到這，才放下了心。老佟悄聲猜着：「頭一個是政委。」

「不，那是陳營長，」劉福說，「後頭說話那個才是政委。我認得他的聲音。」領了半個月糧食回去之後，老佟淨對大家誇嘴說他的功勞。老孫頭看着老佟扯謊，一言不發；後來他提議一天吃一頓乾的一頓稀的，可以多吃幾天，大家都贊成了。

陽曆四月下旬，冰都化盡；地下室浸的滿是水，水面上浮着一層厚厚的油。那是日本人撤退時毀壞了的油槽流下來的特爾賓油。別人都沒事了，在宿舍裏耍紙牌的要紙牌，睡覺的睡覺，談鬼和說破鞋的談鬼和說破鞋。老孫頭却愛在機器房裏磨菇半天，要看看什麼地方不順眼的，看看有些什麼事情還要拾掇的，這一下看見地下室水面上浮的一層油，他便尋思了！

「這是操作油，日本人在的時候挺貴重；現在，得到新京，奉天去買去。多可惜，多可惜，……」

他想出辦法來了：找兩隻大桶，把這些油撈起來，將來濾一濾，還能用。「還得和小伙子們合計合計。大家不樂意幹的話，啥事也幹不了。」可是他馬上又犯愁。「這幾天他們勁兒散啦——每天喝稀的，沒個指望，淨幹活，也難怪，得好好想個辦法……」

他一出地下室，便遇着了佟金貴。佟金貴也常愛到機器房來，不過他常來的目的和孫懷德不一樣。他到這裏來是看有什麼輕便的，能賣個錢的零件，順便捎上一兩件回家，叫他哥哥去賣去。老孫頭把撈油的打算告訴了他。他一聽，便尋思：「淨他立的功，過兩天上頭來了人，對他太順當啦。」便自報奮勇說：「好極了，今天晚上我下通知，叫他們明天一早就都到這兒來。看誰敢不來。你不要操心，讓我來擺佈。」

兩個多月來，大家給這種渺茫的，沒有目的的工作拖瘦了，頭一次刨冰的勁兒和熱情下降了。第二天，早飯後，到地下室來幹活的只有小潘，老關頭兩個。老修看這情形生了氣，跳來跳去說：『爲啥不來？不幹活，不想吃這門飯了嗎？』

老孫頭勸住了他，自己跑到山頂上，平靜地對大夥說：『我們多幹點活，免得將來有人來接收時，說我們混飯吃。讓上頭瞅瞅，沒日本人壓在頭上，咱中國苦力也能自動幹活！來，跟我下去，油是好油哩！撈不起它來？試試看。今天下午煮乾的吃。』

大夥只好懶懶散散地陸續走下去，張大嫂拉着劉大嫂也跟在大家的後頭，到了地下室，看見黑油油的水，便各自盤起手來，這個說該把水抽出一點再撈油，那個說油根本不能用了。老孫頭瞅瞅浮着的厚厚的油，瞅瞅大夥，便解開腰帶，脫光了衣服，沿着階梯探腳下水。『待我來試試水有多深。』張大嫂和劉大嫂本來站在人群後面，看見老孫頭脫得精光，她們一邊罵一邊回身便跑。老孫頭咬着牙根讓冰冷的髒水刺激着皮膚，一面對準兩個婦女笑着說道：『跑什麼？難道還沒看見過嗎？』大家便都開懷大笑起來了。

『喂，老孫頭的老鷄巴也凍不壞哩，咱年青人怕啥？』李占春說着，也脫得精光地跳下水去了。這樣，大家動起來了。人們有的提筐打水的，有撈油的，還有人從水底撈出小蛤蟆來嚷着要炒來吃的。

這幾天張大嫂也高了興，領着劉大嫂，朱自珍的年青的媳婦，和小玲，小『電滾』到那條泛着黃泥水的小河邊去捉蝲蛄，讓水把手泡的通紅。她們一共給他們做了幾頓蝲蛄豆腐吃。下了一場雨以

後，她又領着大家去撿電泡，揀野菜。

十天工夫，便撈起了四大桶油。

第三章 來客

「媽，電車啊，電車衝咱這兒來啦。」

劉大嫂的女孩子小玲這一叫，山頂上男男女女，都跑到辦公室門前來往遠遠的山坡那邊觀望了。那條依着山勢的起伏，彎彎曲曲的汽車道上，出現了一部甲蟲似的卡車，轉彎抹角地衝發電廠來。人們猜測起來了。有人猜是來接收的，有人猜是來搬器材的，也有人猜是衙門派來買鮮魚的。正議論紛紛的時候，老佟嚷着提醒大家說：

「趕快把客廳收拾乾淨，劉大嫂趕緊去燒壺開水，咱還得站個隊到大門口去迎一迎。」

人們便又忙亂起來了。幸虧那部車子是個老車子，上坡時遠看簡直不動似地，半個鐘頭以後，才算走近了發電廠。那時候，茶已泡好，辦公室裡擺了兩隻不知從誰家搬出來的破沙發。不曉得爲什麼，老佟身上來了勁，忙的出了一身汗。那樣的勁兒，日本人在時他滿身都是；後來國民黨大員來了，他曾來過這一股勁，可是大員走掉，勁也就沒有了。老孫頭原是個慢吞吞的人，他很冷靜地坐在

石頭上，在這樣的場合，他覺得沒有他幹的事。

「這時候他們來的正好，機器收拾好了，油也撈起來了。唔，要是……」他這樣一尋思，便覺得挺安心。

老佟領頭，幾個年紀較大的跟在後面，迎到大門前來了。小伙們遠遠地站在路旁，婦女和孩子躲在剛出了嫩葉的樹杈子後面。汽車一停，幾個穿了深灰色的和淺灰色軍服的人都跳下車來了，其中四個是帶長槍的，一個掛的盒子。從司機座旁，走下來一個三十三四歲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也穿的灰色軍服，只是沒有掛槍，胸前只扣了三個扣子，另外一個扣子打開着，上面那個扣子掉了。他態度很親熱地，也很自然地向大家走來，笑着說：

「工友們，你們辛苦啦。哪一位是負責人啊？」

誰也沒有說話，只是張着嘴笑，唔唔哈哈地乾哼着。老佟趁勢迎上去，深深地鞠了個九十度的躬，恭敬地回答說：

「咱們這裏還沒有責任者，只是爲了糧食，兄弟會被大家推選做代表，到縣衙門見過幾次政委。未知長官是從哪來的？我叫佟金貴，打從……」

「好嘛，好嘛。我姓王。專署叫我來看望看望大家。——廠裏還好吧，機器怎樣了呢？」

他們把來客接進辦公室，背槍的人沒有進去，就在外邊，和和氣氣地逗孩子玩，打聽打聽這裏的情形。這時候除了小孩之外，沒一個閒人；倒茶，打臉水，做飯，把大家忙的一塌糊塗；也有下屯子去找鷄子的，也有人拔野藤蒿的。大司釜決心做一頓好麵條；張大嫂把土豆絲切得挺細；劉大嫂把她

那個賠嫁的銅臉盆也拿了出來，每個忙著的人各有各的想法和期待。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他們趕緊把機器修好就好啦。』

張榮才在城裏早就看見過八路軍那個破破爛爛的樣子，有人叫他們做『叫化子隊』他覺得一點也不屈。問良心，八路軍和他無仇無怨，說不上恨；他只是瞧不起，看見他們的樣子便覺好笑。『屁股後面跟一個背盒子槍的便算了不起的大官。還沒滿洲國的警長威風！』在大家都忙著招待來客的時侯，他躲在小屋子裏呼呼地睡去了。

這位客人姓王，名叫永明，是專署委派他當電業公司的經理，在他管理下面，有兩個小的火力發電廠，和玉帶湖的水力發電廠。他是一心來修復水電廠的，因為如果水電廠發出電來的話，那麼，那兩個火力發電廠都可以不用，只管變電就行了，便能節省了許多人力和物力。他剛從大盛水力發電廠撤退下來，並從那兒帶出了兩個工人，現在都領到這兒來了。

王經理喝了杯茶，擦一擦臉，便下山到發電廠裏裏外外詳細地參觀了一遍，和四五个工人談了談話，以後和全體工人開了一個會，說明民主政府現在決心來修復水電廠，要依靠大家努力，想辦法；要求大家積極提意見，有啥說啥。下午，王經理把大盛帶出來的兩個工人留下，就乘着來時的卡車回去了。

大盛廠出來的兩個工人，一個叫陳祖庭，二十九歲了；一個叫劉月軒，才二十四歲。打從八路軍接收大盛廠時，陳祖庭是第一個接近八路軍的，後來工會成立，他是積極份子之一。八路軍自大盛撤退時，他怕國民黨爲難他，便堅決要携老婆孩子跟王永明同志出來參加革命。說起來呢，他懂得的

革命道理並不比別人多，只是他的性子容易衝動，有浮燥的熱情；像油圈子一樣，水一來他就浮在上面了。每個運動的初期都會有這樣的人的。劉月軒呢，念過初中，他很愛研究機器。日本統治的時代，他只能偷偷地自己研究，看點書。八路軍剛到大盛時，他覺得各方面都比日本人在時鬆懈得多，於是就把書本帶在身邊，隨時都拿出來看。那一天他值班，正在看小磯的電學看的入神，王永明悄悄站在他後面，隨後輕輕咳嗽了一聲，問道：

「看的是啥書？」

劉月軒回過頭來看見是王經理，不覺嚇的發抖，書也掉地了。王永明彎腰拾起了書，看了看，笑着用四川口音安慰他說：「很好嘛。工人不僅要懂得怎樣去管理電，還應懂得電是怎樣來的。你念過幾年書？」

劉月軒看看八路軍的幹部和日本人完全兩樣，才倒抽了口氣，低下頭來回答說：「我念到初中第二二年，我爹死了，沒念下去，便學了電工了。」

以後王永明很注意他，常常和他談話，鼓勵他。他呢，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只是不愛說話，一有空便動手修拆他的小零件，配這樣，搭那樣，和看他的書。他最不樂意開會，也不願意和人家拉拉扯扯。快撤退時，王永明問他願不願意跟八路軍走。他乾脆的說：「只要讓我學機器的地方，我哪都去。」

王經理走後第三天，便又領着技師呂屏珍和在日本長大的楊福田楊森田兄弟；陳祖庭的家小和一

排武裝回玉帶湖來了。這時候，他正式出了一張通知，宣佈自己兼任廠長，呂屏珍副廠長，陳祖庭人事股長兼總務股長，劉月軒電器股長。並號召大家合力恢復電廠。

陳祖庭開始工作了，一天召集兩三次大會宣傳工人要組織工會。又找了老修，潘玉山，劉福和新來的李希賢等人做爲骨幹，不久，玉帶湖水力發電廠工會成立了。陳祖庭被選爲主任兼宣傳，劉月軒是組織委員，佟金貴爲福利委員；劉福，潘玉山，老孫頭是小組長。

發電廠新招了八九個人，其中一個是老修的外甥，叫李希賢。小宋，楊福山和金永順又是李希賢拉來的。

這裏動工修理機器已有一個禮拜了，王經理覺得水電廠已經有點基礎：工會組織起來了，積極份子也有了，陳祖庭又挺能幹，可以把這骨架子撐下去；他準備回城裏。臨走的前夜，他把陳祖庭和劉月軒叫到小房子裏來。

「王經理你不能再呆一星期嗎？我，不相當呀，怕幹不了。再說，呂工程師是副廠長，咱怎好隨便說話呢？說到工會，也不如大盛時順手，工友們都不熟，咱又是後到的。……」陳祖庭說。

「我不是已經交代你們好多遍了嗎？」王永明鼓起大眼睛說。他很富於四川人那種熱情的特點，話也說得簡單，直率。受了多年壓迫的東北工人聽他說話，受他信任，會愛他的。陳祖庭便是如此。關於技術上的，歸呂廠長管，工會呢，全由你們兩個負責。聽着，工會搞得不好全由你們兩個負責！至於呂廠長，還有兩個工程師，你們在生活上好照管他們。自然，他們的思想和你們工人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但這都無關重要，只要他們把機器修好就行。工會的目的，爲了團結工友，爲了趕快把

廠子修復。積極份子很重要。唔，你們想想自己是怎樣起來的，積極份子好比是屋子的架子。不過，對積極份子要加以考察，這是你的事。劉月軒，你不是組織委員嗎？」他把雙手反背着，在小房子裏踱來踱去。陳祖庭抬起頭來繃着臉看他，劉月軒坐在角落裏低下了頭。他倆在這位上級跟前總是那麼猷猷的，雖然王永明對他倆那麼信賴。

「老佟這個人你們覺得怎麼樣？」王永明有意要考一考他們的認識力，但還沒有等他們回答，便覺得還不如把自己的看法教給他們來得近便。他常常如是，總以為下面的同志考慮問題沒有他考慮得週到，與其逐樣逐樣去試驗他們，耐心幫助他們，還不如直接告訴他們，或動手做給他們看好，因此他經常放棄啓發，誘導等方法。『你們別看他積極，我看他品質不大好，——人品不大好，風頭主義。』

「不過，大家還聽他話，他說了，大夥不敢怎麼的。」陳祖庭心裏有點不以為然，試探着說。

「哼，你看他在王經理跟前一個樣，在咱們跟前又一個樣，在大家面前呢，又另一個樣了。像他那樣人，咱大盛也有，不止一個。」劉月軒回想着大盛的人物，微笑着。

「對哪，劉月軒分析的一點不錯，他這種人叫買上欺下，偽滿腦瓜子。開頭可以利用他出來做點工作，但絕不能完全聽他的話。」

「王經理，擔子太重啦，我害怕工作搞壞了。不說別的，光工會工課，我就——我知道的道理早說完啦。」

「你們大膽做，你們是工人，做起事來不要忘記工人。要依着一個原則：為大家，為工作，有自

我犧牲的精神，事情就辦得通。我三天五天便來一趟。三天五天我便來一趟，那兩個火力發電廠動都還沒動呢，我一離開，準會出問題。但目前還必須倚靠他們發電，我們的工廠、機關，和許多地方還得靠它。」

的確，王經理就這樣兩頭跑，他回城裏，牽掛玉帶湖；到了玉帶湖，便又牽掛城裏。爲了要維持繼續發電，他的責任離不開兩個火力發電廠。整個電力公司，除了他，呂柳依秘書——他的老婆——和李總務科長三個是關裏來的以外，其他所有人員都是原封不動的偽滿時代的人員。那些職員對上級是很講究的，想盡辦法來迎合八路軍的作風，但是無論怎麼樣，嘴裏高談民主也罷，把九十度的鞠躬改爲握手禮也罷，敢於和王經理坐在一塊或向他借個火也罷，改來換去，就剩思想沒有改。王經理的感覺很敏銳，他知道這些職員的思想基本上沒有動過，而工作要做好，必須耍他們弄清楚了究竟爲誰工作，才能把他們的被動的，僱傭思想成爲主動的，積極的。然而他的性子急躁得很，他恨不得三天五天之內就把工作做好。因此他常抱怨他老婆說：

「要是我說聲你是女人，你又得生氣。可是有什麼辦法，女同志究竟比不上男同志呀。不說別的，假如你把這批舊職員改造好，我好集中精力把業務搞一搞。我過去在同濟大學學來的理論幾乎全忘了。」

31
「我耐心督促你那一次，你便說：『思想改造得經過長時間的，我們才來個把月呢。如果都像你那樣進步，馬克思主義不是早都在全世界實現了嗎？』假如我燥急一點，對你欠恭敬一些那一次，你就說：『急性病一定會犯錯的，如果黨交給你更大的局面，我真擔憂你這個急性鬼把工作搞垮。』柳依，說句老實話，我不擔憂自己把工作搞垮；倒是，像你那樣慢吞吞的人，哼，我倒發愁你把革命的

成功不曉得拖到那一天！」

呂柳依是個胖子，有極好的脾氣，從來不燥急，從來不生氣。和氣、謙虛，富於忍耐力是她的特點；因此，不管是老幹部和舊職員對她都有很好的印象。然而，人類的優點和缺點往往是互相連繫的，不可分的。她的和氣與謙虛不是因為她老練和善於誘導和糾正別人不正確的思想；而往往是由於缺乏明確的認識和鬥爭的勇氣。所以與她的優點同時，她還有疲塌，一團和氣，主見不強的毛病，此外，不管她是個多麼虛心的人，可是對於丈夫，她却很難接受他的意見，特別在生活問題上，總要想法理由來反駁他。他呢，原也不是個愛挑毛病的人，不過因為他是他老婆，對她的缺點比別人看得更清楚；還有誰比夫妻更親呢，於是也就特別愛說她。夫妻倆就常常拌拌嘴，有時是吵着玩的，有時認真了，也就當真生氣了；生氣的往往是呂柳依。她想，他應比別人更尊重她，他應比別人更體諒她。不過無論如何，他倆對工作是極認真的，對人民是負責任的；因為他倆和所有的革命的同志一樣，只有一個目的：怎樣才能把工作搞的更好，對人民更有利。

夏天，玉帶湖太陽出的特別早。五點半鐘吃早飯，所以五點鐘，全廠的男女老幼都起來了。

呂屏珍起得並不遲，可是他要等到八點後，楊家兄弟起來了，才一塊吃飯，因此在早飯前他坐在窗前溫習他的書籍。一直到大司釜來催促兩三遍，說已經開飯了，別人已到齊了，他才斯斯文文地到辦公室去吃飯。以前有一次，大司釜把他請去，坐了半天別的人才來，他便不高興，對大司釜發了脾氣。以後大司釜非等人們到齊了不敢去請他。他對兩個工程師很客氣，和偽滿的時候沒多大差別；只不同的，過去日本人當權，他可以更將就他們一些；現在他們已跟着日本人而失去了氣餒，應回過頭

來將就他一些；況且，他是這兒的副廠長，——不論任何人，連他自己在內，不能損害他的體面。他尊重他們，那是因爲他們是有知識，有教養的人。

他原在鹿鳴江復興工程處當工程師，也常到玉帶湖協助日人修理機器，他的理論修養很好，只是愛面子愛的利害。工人們對他有一點粗魯，他都會不高興。因此工人替他起了個綽號叫呂小調。他不高興時決不破口大罵，只保持他的文雅的姿態說：「當你們也有了知識，會尊重知識的時候，全世界不是都已達到文明之邦了嗎？」或者說：「沒有教養多麼可怕！」他認爲自己的輕蔑的話會刺得人很痛。可是工人們聽了，當着他面時點頭立正稱是，一到了現場，便拿他愛說的話來開玩笑。特別是外線工人，爬到高高的電桿上，捏着「拜斯」，歪着嘴唇用力緊線的時候便說：「操你奶奶，當你們更緊一些的時候，全世界不是都達到了文明之邦了嗎？」也有些工人兩腿跨在高壓線架子上時唱着：「有本事的不戴膠皮手套，有教養的帶回個日本老婆！」原來呂屏珍在日本念書時討了個日本女人，後來他畢業回國，日本女人不願跟他回來。這雖然是十年前的事，現在他的中國老婆已替他生了三個孩子了，但工友們都知道這件事，並且作爲他的弱點背地裏拿來取笑他。

楊福田兄弟，母親是日人，在日本長大，在早不講中國話，以日本人自居。工人們都討厭他倆。但他倆學得一手好技術。八一五以後曾經很倒霉，跑哈爾濱，靠賣東西過生活。現在電業公司把他們請回來，他們便認爲自己的威風雖然隨着日本統治地位而垮台；然而他們的臭架子，還可以由他們的本事保持一部份。打小時候起便被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教育着：仇視工人農民，仇視共產黨。現在他們看見八路軍，看見了解放了的工人，覺得頭痛。在機器房，碰着工人不小心，或不順他們意的時

候，他們便罵聲『八嘎』，動手按裝機件，他們便先把工人支使開，生怕別人偷了師。

他們八點才起床，八點半才吃早飯，如果陳祖庭在他們跟前走上兩三趟的那一天，他們九點鐘便下山上班，否則要蘑菇到十點才下去。

第四章 陳主任

王經理回城去後第二天，劉福便到陳祖庭那兒要求辭去小組長之職。

『是大夥選你的，我姓陳的能讓你辭？』陳祖庭嚴正地回答他。

『陳主任能作主！』劉福膽小地，但堅持着。『陳主任的話好使喚。』

『你爲啥要辭這個小組長呢？』

『我不相當呀！另挑有能耐的。』

『不是吧？怕國民黨來吧？』陳祖庭很驕傲自己高明的判斷，爲了表示他的斬釘截鐵精神，他抬起他的方臉，眼睛朝天說。『你放心好啦，誰動你一根汗毛，我賠；你一家三口，我也一家三口。』

劉福碰了一個釘子，回去便埋怨老婆說：『淨是你這些娘兒們坑人，讓我去碰了一鼻子灰。』

「人家都這樣說的，明兒國民黨來，當過幹部的一個不留。」劉大嫂說。

「明兒是明兒，今天是今天，明兒的事我不管！」

劉大嫂還是不放心，他跑到老孫頭那裏，打算聽聽他的口氣。恰好潘玉山也正和老孫頭談論他要辭小組長的事。潘玉山看見劉大嫂來便住了口，劉大嫂故意接上去說：「玉山，你說的是啥呀，什麼選誰誰也不樂意幹呀？」

潘玉山不願意明說，只「噢哪」一聲敷衍着。老孫頭却不躲避劉大嫂，慢條斯理地說：

「選出來了嘛，就幹唄。要是件正事，人家不樂意幹的，咱還得去幹；如果人家搶着幹的，咱把雙手盤起來也沒啥。」

當天晚上上政治課時，陳祖庭便批評了要辭職的人一頓：「這是滿洲國的腦瓜筋，落後啦。日後誰要辭小組長，委員啥的，就是個落後份子。咱是工人呀，工人是新世界的主人呀！……」

果然，以後便沒人開口辭職的。陳祖庭覺得這種辦法行得通，他暗地裏總結出一條經驗來：「沒辦法，滿洲國的腦筋，還是得用滿洲國的辦法來治。」

自從來了領導人以後，佟金貴便忙碌起來了。他找機會在王經理，陳祖庭和呂副廠長跟前走動，並在他們跟前三番五次地把刨冰撈油的功勞攬到自己身上；說大家原不樂意幹，虧得他鼓勵了大家，大家才幹起來。他把老孫頭的種種功勞通通壓下。

王經理對於工人保護機器的事情很感動，但是他不相信是老佟領頭幹的。「這是無產階級最可貴的品質。他們的勞動離不了機器，離不了廠。」有一次王經理告訴陳祖庭說。「但是絕不是老佟這種

人幹出來。假如他領頭幹的話，也一定是強迫命令。他絕不，唔，這種人根本就沒有群眾領袖的條件。」

王經理的看法，陳祖庭大不以為然，可是他又找不到理由說服他，就只好當面點頭，背着王經理，在開會或上政治課的時候，他就大加表揚老佟。這一表揚，叫工人們十分不滿。有人對領導失望的，有人對老孫頭抱不平的，也有用沉默來表示對多變的局面冷淡的。

水電廠新舊工人一共有三十來人，分成兩組。第一組是搬運，洗刷的，這一組人數最多，幹的活也重；老佟是組長。第二組叫修理組，只有劉月軒，劉福，潘玉山，老孫頭，朱自珍和新來的兩個錐匠和兩個電工；劉月軒是組長。所謂修理，不過是把洗刷好的零件運到工程師跟前，幫着錐錐補補，掄掄錘子。楊家兄弟還把他們當苦力看，寧肯閉臭了嘴也不肯告訴告訴大家關於機器的事。不過日子長了，工人們怎麼的也得偷看上一兩眼，學一點東西。第一組的工人對第二組的工人有點眼紅，特別張榮才和李占春兩個。人們議論紛紛哪：有人說，「第一組的人心眼笨」也有人說，「第二組的人全是幹部，四個新來的又有來歷，朱自珍呢，媳婦長的漂亮。」閒言閒語像「沒娘藤」一樣到處攀，也像柳絮一樣到處飛。大夥隨時聽來，隨時傳播出去。

那一天天氣特別熱，沒有風，高空是碧藍碧藍的，山坡上長的小柞樹給晒的一聲不響；鳥兒也不歌唱；羊齒草蹲在樹蔭下面挺消停；除了現場修機器金屬的碰撞聲，什麼動靜也沒有。張榮才看看大家滴着汗去幹活，還挺有勁，他便悄悄拉了李占春一把，往山坡上那小柞樹林子一指，說：「去，乘會兒蔭涼再說，幹活的人多着啦。」他倆便爬上了坡，坐到葉子遮蔽的地方。李占春隨手拔了一根

羊齒草，瞅着，罵道：『你倒會享福呢，淨揀蔭涼的地方長。』

『管宅，它能享幾天福？秋天一來它就死啦。』張榮才無心地說。他又轉過話來，鼓動李占春說：『咱多少時候沒吃魚了，去礪它幾斤吃吃。走。』

『給人家在會上批評開小差，多可恥！』

『管宅，人家說的時候，魚已經到我肚子裏啦。』張榮才怕回去給老婆說，便央李占春回去取炸藥，帽子，短褂。李占春是個直性人，被人家說上兩句，便依了。

湖面離電廠共有四里地，他倆連礪魚，划船帶玩耍，一直到太陽偏西了才回來。這一回礪了有二十來斤。兩條大鯉子，其餘的有扁路，花路，狗魚，拗花，鯽魚，大的尺來長，小的才三四寸。他們從一隻破汽船上解下了兩根鐵絲，把魚串起來，用一根小樹幹兩個人扛了回來。回到宿舍，大家都很高興，七手八腳的動手去鱗破肚。

陳祖庭爲缺乏上課材料愁悶了好久，今天他偶然想起有一次王經理曾經和他談過人生觀。他倒覺得這個題目怪新鮮，便決心今晚上課講一講。到了七點鐘，銅鐘敲過了，他便到總務科那個當作臨時課堂的大房子去了。到了那裏，一個人也沒有，他正尋思，老佟却從門口衝了進來，一面察着嘴，一面抱歉地說：『我遲到啦！』

『你遲到了，可是你頭一個到。』總算有人來了，陳祖庭有點高興。

老佟覺得對方稱讚自己，便得意地說：『我們在那裏吃魚呢，我才吃了一口，聽見敲鐘，我就來了。』他又捏造上一句說，『我嚷着叫大家快來，可是誰也沒聽見。』

這時候，小宋，楊福山，李希賢都跟着跑了進來。陳祖庭趕到宿舍那邊去。

宿舍是個長形的大房子，兩面炕，共能睡下四十個人。炕上鋪着破爛的炕蓆，上面放了一些灰暗的破舊的被子，毯子。——自從中央胡子馬玉山來搶劫過一次以後，這裏便沒有一件好東西了。這所房子是七年前修的，修的時候很簡陋，年代一長，更破爛了。有家小的，住到後面那排低矮的小房子那邊。其餘老修和外甥，陳祖庭一家子，呂屏珍，和楊家兄弟各佔了一所小洋房；其餘的單身的工人共二十幾人全住在這個大宿舍裏。

陳祖庭一踏進宿舍，一股汗酸味便衝着他的鼻子。暗淡的菜油燈光照着黑壓壓的三堆人，他們正聚精會神地圍着三個盤子吃魚呢。本來，一盞菜油燈在發電所來說是微小得非常可笑的，不過在它還沒有發出電來的時候，它却被大家所歡迎和擁護。陳祖庭走了進去，誰也沒看見，他先開口叫道：「你們吃魚不招呼我一聲呀。」

老孫頭，老關頭幾個年紀大的站起來讓着他，大家也跟着散開了，有下地的，有靠牆根蹲着的；張榮才身子沒有動，一面吃一面說：

「今天繃的是小魚，怕你們在大盛吃慣大魚，也就沒敢請你們來。」

陳祖庭尋思，「我上炕吃魚，太不像話了，人家會叫我饞主任啦。欲待不吃，工人們又說我瞧不起他。——聽，張榮才的話裏有刺。」他想了會，相關地針對着張榮才的話回答說：「魚在好癩，不在大小，大的狗魚比不上小的拗花。照理，玉帶湖的魚定必比大盛的魚好吃。爲啥呢，這裏是個大湖，水又深，流的不急，魚肉一定嫩。」

直率的李占春聽了，覺得很順耳。便把最後的兩口白酒遞給了他。他哪裏有心吃魚呢，接過了酒，一口喝了，便催促大家說

「該上課啦，早過了時間啦！」

大夥一聽上課兩個字，覺得掃興得很，都不啃氣了，只是不知誰在「嗯哪」一聲，表示表示承認還得上課，實際上，誰也沒把身子動彈一下。牟為樑蹲在角落裏和曹萬發小聲說：「民主哪，工人是新世界的主人哪。」——連課堂裏那塊黑板也聽膩哪！」

「今晚我和大夥研究人生觀的問題，趕緊走吧。」

「人生觀是啥，是按在水車上頭是咋的？」

陳祖庭忍不住笑了，一面帶頭走出了宿舍，一面向大家解釋着：「人生觀？就是，對哪，要做個怎麼樣的人。工人有工人的人生觀，大肚子有大肚子的人生觀；總之，意思是挺複雜。」

「我的人生觀是吃飯吃魚！」李占春說。

「那麼，張榮才，你的人生觀便是怕老婆了。」誰在後面開張榮才的玩笑。

大夥笑了。

「沒啥，有活幹，有飯吃，我就要這樣的人生觀。」新來的錐匠李勝說。老關頭同意了，在薄暗裏拚命點頭。

到了課堂，誰也沒吱聲，陳祖庭獨自興高彩烈地把人生觀翻來覆去說了一個多鐘頭。聽的人打盹的打盹，抓癢的抓癢，小伙們做鬼臉的做鬼臉。末尾，陳祖庭照例問道：「大家聽明白了沒有？」大

夥一聲雷似地答道：「明白了一這聲回答是很有勁的，因為這一問，表示講課已完畢，大家就能回去睡覺啦。」

陳祖庭認爲自己講的很圓滿。他出了課堂順道走到劉月軒那邊轉一轉，這差不多已成了習慣了。到了哪，劉月軒在看書，正如每晚上一樣。陳祖庭走前去一手搶了他的書本子合起來拿在手裏，說：「你的人生觀大概是想做個工程師吧。」

劉月軒不在意地抬頭看了看他，隨即又看自己紙上的作圖。懶洋洋地問：「你的人生觀呢，你想當個廠長是不是？」

「哼，我當個工會主任也當不成啦。我管不住他們啦。你瞅，吃魚不上課，上班時去繃魚！你叫我咋整？在宿舍裏頭和他們談人生觀，他們七扯八扯，胡說一陣；把他們領到課堂裏哩，誰也不喘氣了。」他把剛才的情形對劉月軒說了一遍。

劉月軒聽了，還是引不起興趣，伸手過去想把陳祖庭手裏拿着的書拿過來；但陳祖庭有意把書捏着不放，他又作罷，拿起鉛筆繼續畫他的保護環與接續子外翹，不經意地說：「你爲啥不趁勢在宿舍上課？」

陳祖庭得不到對方的同情和慰藉，心裏更煩惱，話也說得不好聽了：「得啦，技術解決一切啦，你還是搞你的機器，工人就會積極，工作就會順利啦。」他從王經理那裏學了不少「八路話」。

劉月軒這時倒有點自疚，接過陳祖庭還給他的書，看着油燈說：「我不好，上頭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我滿腦瓜是電，水車，吃飯也想它，做夢也夢見它，怎麼的也放不下！」他希望自己把意

思說得更清楚一些。『你說你管不了他們，我看他們怕你怕得很！不，興許他們把你看成個官；你瞅，對你客客氣氣，你一到，便都不說也不笑了。』他低下了頭，想了一會，提起勇氣來說，『依我看，你和已往有點兩樣啦，變啦。』說完了，又後悔自己多嘴，低了頭。

『這是怎麼着？』陳祖庭真是想也沒有想到劉月軒說這句話，他不相信自己變了。『老弟，請你說清楚些。』

『我也說不上是怎麼回事。自從你參加，當了幹部以後，大夥就覺得你不是我們這一路的了。』劉月軒覺得已經說出來了，收不回去了，那就痛快一點吧。

『你不也是參了加，當了幹部嗎？大夥對你怎樣？』陳祖庭不服氣說。

『不錯，我也參了加，當了幹部，可是我沒管過事。好癩不知，大夥說不上對我咋樣。……他們，眼紅你了不解，他們自己倒是不樂意出來幹啥，別人出來管管不是挺好？』劉月軒從來沒那麼愛說話過的，這一回他怕陳祖庭誤會，並且也着實希望陳祖庭和大夥的關係搞得再好一些，他在努力把自已的意思表達出來；『誰看不出來？王經理就相信你一個，不相信別人；自古說不怕官，只怕管，人家犯不着操這份心；人家會不會尋思『我是偽滿腦瓜子』，『我是落後份子』，『又沒叫我，關我啥事』，『工作做好了，還不是積極份子的功勞？』——人家這樣一尋思，還不是你說你的，他睡他的！』

『你說你也覺得我變了呢，那又是怎樣說？』陳祖庭追問一句。

劉月軒笑了笑，說：『你的脾氣變啦。過去你很耐心，不順心的事咽下去也不說啥，眼下你動不

動就跳起來。過去你對人可客氣，耐心，眼下你動不動眼睛一瞪，嘴裏便說，「那是怎麼的呢，我不是說了好幾遍了嗎？你們沒聽見還是故意不幹？」或者你就說，「好吧，等王經理來時再處理吧。」——這句話比汽錘子還重啊！我有時也怕你三分。——事情本來是這樣，你一說，已經走了樣，再經王經理一尋思，又更走樣了。誰不頭痛呢！自然，你對我倒是萬分的好，只是我不長進啦！」

兩下都沒有做聲，四週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老孫頭借出來給辦公室用的那隻鬧鐘噉沙噉沙響。這情景叫他倆感到已夜深了。可是陳祖庭一點也不疲乏，倒興奮起來了。他誠懇地叫道：

「老弟，咱倆是五六年的夥計啦，我不是來當官的，是來參加革命的，你知道啦。吃苦行，受氣也行，為人民服務唄！只要大家能團結，工會搞好，我的責任才算完成啦。可是你瞅，大家對我怎樣？哼，我又不是來揀洋撈，我的老婆孩子也沒比別人吃得好。……」

你說的實在，你沒有比別人多拿一根針，多使一條線。眼下大家都怕你，不和你團結也是實在。他們在你跟前說話一個樣，在現場說話又一個樣！就是，開會，上課，他們說的都是假話，不是心裏話。

「老弟，你聽到了些啥話了？」陳祖庭並不虛心聽群眾的意見來改正自己，只是對別人的閒話感到興趣，追根究底。

「我告訴你倒不要緊，怕只怕你明天晚上課，囉哩拍啦都說了出來，把大家訓一頓；以後，大家說話就會躲開我，心裏也會更不舒服。他們怎樣說哩，「八路好是好，只是七路半真够噲」，他們又編着歌，唱道：「積極份子——三朝元老；大好入——不當道。」這樣的話老鼻子

哩。」劉月軒歇一下又說道：

「唉，這些事沒有什麼好氣的，只是今天我問森田水車的事情，他用鼻子笑着說：『你也想當工程師嗎，你的媽不送你到日本念的書？』你說氣人不氣人，工程師都是日本製的呀！」

「那麼，七路半指的是咱呀。」陳祖庭想着最不高興的一句。

「可不是，媽的，想當工程師還得有錢到日本去念書！」劉月軒也想着自己最不高興的一句，牛頭不對馬嘴地回答。

「我說，他們說的七路半，指的像咱這種事變後才參加的，不够八路的人？」
「誰知道哩。」

正在他倆談得帶勁的時候，宿舍那邊潘玉山却和李占春也在爭論呢，原因是潘玉山批評了李占春不該不幹活去餵魚。這時候大家都已睡下，油燈也滅了。鼾呼此起彼落地響着。

「我沒福氣當積極份子，也不想當這個積極份子。我知道自己連六路都不够啦，更沒指望學機器了。」李占春本來牢騷並不多，不過他受了批評，覺得憋屈，便倔起來；把平常瞅着不順眼的事也搬了出來。

「打二月前刨冰的時候，你不是也挺樂和，挺起勁嗎？現時，你生了誰的氣？」

43
「誰也沒有得罪我，我也沒生誰的氣。只是心裏憋屈得慌！那時刨冰撈油，大夥樂和和的，說平等，那時候才真是平等國家，誰也管不着誰。眼下呢，有的人住大豬圈，有些人住小洋房；有些人當哈長，有些人當苦力。剛出了窠，還沒長好毛就抖起來啦，瞅着真不順眼。你別看大夥不啃氣，別看

我是個草包。——」

「咱是來幹活的，管那些幹啥？人家抖也抖不到你身上去。人家明白的道理多一些，總比咱強。」潘玉山還是一心想幫助他把那股倔勁壓下去。

李占春還嘟囔着：「你真信人家的話，工人當了主人哪，你也當了主人哪！」

「我們還沒當上主人，我們還是個工人。——這我知道。工人，幹活就得了唄！」老孫頭給他們鬧醒了，含糊地問：「什麼主人工人的，我的好孩子，該睡覺啦。」

「老孫頭快來評評理，今兒上課陳股長批了他的評啦，我在勸勸他，他倒發我的氣。你來評評吧。」潘玉山求援地叫着。

「誰也沒有定了律條，我繭魚犯了什麼國法？還有去河裏洗澡的哩。」

老孫頭坐了起來，拿着一塊洋鐵給兩個年青人扇着，自己擦着汗。洋鐵一搖一晃，咕呱咕呱地響着，和此起彼落的鼾聲相應。半天，老孫頭才開口：

「大樹，都是在山林裏悄悄地長起來的；珊瑚珍珠也是在海底裏不言不語地生出來的；英雄好漢要從百般磨折裏鍊出來。——你們嚷啥呀。」他從側面輕輕淡淡地說了幾句話，潘玉山覺得沒有再爭吵下去的必要。李占春心裏還有點不平：「對啦，對啦，哼，像你這樣的老頭，活該倒一輩子霉！」老孫頭聽了李占春說的，從容地接下去說：

「那我不怨，倒一輩子霉我一點也不怨！只是，機器總得把它修起來，越快越好。你們說，咱們雙手除了侍候機器，還會侍候什麼？繭魚好是好，不過吃了還不是拉出來？機器是百年大業呀。」

「可不是百年大業怎麼的。手藝是個正道，是鐵飯碗，砸不破！」
有誰同意地插了一句，老孫頭細聽是新來電工吳祥泰的聲音。
年青人不說話，一會就扯起呼來了。

「老吳，原來你還沒睡着。」老孫頭在黑暗裏和吳祥泰打了個招呼。

「他倆曬了半天哪，那能睡得熟。老大哥，你多吃幾年飯，多長幾年智，你瞅這個世道，大大的變了吧？」吳祥泰的聲音是誠懇的，他說着，爬過去，挨着老孫頭躺下來。

「可不是，變啦。你瞅這些年青小伙。」這位飽經風霜的老年人摸不清對方的意思，只好含含糊糊地答。

「咱們，解放啦，肚子裏要說話啦；我說給你一個解放的故事聽聽。」吳祥泰意味深長地說道：「我是「電建」出身的，打事變後，我便失了業，進了訓練班，一個八路軍教員對我們說：「工人同志，你們好啦，解放啦，共產黨來解放你們啦。」我當時不明白共產黨是咋樣的，聽了挺氣忿，站起來說：「是呀，我們解放了。過去日本人在時，好比一根鐵鍊子捆住了咱，眼下你們來了，一刀便把鐵鍊子斬斷了。我們自由了，不過我們腿上的肉也裂開一條刀口的縫兒」。大夥笑了。那教員漲紅了臉，記起了我的名字，也不說什麼。過了三天，李主任叫我去談話了。我尋思，完了，我已經盤算好回奉天啦。那個李主任見了我，第一句便說：「你真是個中國工人，頂呱呱。你說得對呀——共產黨來，你們解放了，可是你們也失業了。」你說，我聽到這句話咋樣？就好比七月暑旱天下場大雨那麼痛快！他隨後又說：「你想你們爲什麼失業呢？」這一句可把我問住啦。你們八路不明白技術——但

又不好意思說出口。半天沒回答，他才向我解釋，因為打仗，因為工人的覺悟不是每個人都很高，因為……他說了原因，又說再過幾天，工人們努力恢復工廠，打垮老蔣，就有好日子過。他說的很多，我記不住。後尾兒，我畢了業，一直跟他在城裏工作。一個月前他調哈爾濱，我死也要跟他去，他說：「我為人民辦事，你也為人民辦事，你不是為我姓李的。到處都有人民，到處都考驗我們是不是真正為人民辦事。你在這兒把工作做好了也就算對得起人民；我們也不愧做一場朋友。」我從來不哭的，這時我掉淚啦。我哭的並不是捨不得他，我哭的是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好人。我沒白活啦——我看見了這樣的共產黨員啦。我老愛把這段事告訴別人，後來有一位同志說，共產黨裏面，像這樣的幹部有的是，有的是呀。老大哥，有這樣的共產黨，世道還能不變？不變，天也真沒眼了。」

「世道變了。變是變了，可是，」老孫頭自言自語說。他也感到世道變了，不過不像吳祥泰那樣樂觀。他不輕易相信一樣事。——連他自己也咒詛自己這種保守，遲鈍和頑固的思想。他怨恨自己趕不上人家，趕不上老吳。不過，他也了解自己有一個好處：當他完全相信了之後，他可以為它賭身拚命。

吳祥泰還在連聲說：「變啦，大大的變啦，越過越往好裏變。——我真相信呢！老孫哥，過去我也是啥也不相信的，打和李主任相處幾個月，我瞅這世道算瞅清楚了。」

「你遇着了對心眼的人啦。」老孫頭歎了口氣。

「我看王經理也挺好。」吳祥泰悄聲說。

「說句良心話，他是個好人，他們共產黨都是大好人。——不為財，二不為勢！只是他呢，耳

朶偏一些，再加上那個，那個七路半——打個比方，王經理說：『偽滿腦瓜，大夥心裏服呀；他說呢，大夥肚子裏笑話啦；你呢，你的腦瓜是啥牌子？已往刨冰撈油啥的，王經理口口聲聲說是大夥的功勞；他呢，說是三朝元老的功勞，叫人學習他！呸，他？頂風也臭四十里，學他？』

『看見楊家兄弟摩洋工，我冒火了。哼，已往，咱替他們摩洋工；眼下他們給咱摩洋工！——只是沒法說。有時對那一位露一露，他便一句回你：『有啥辦法，人家明白技術，咱不明白。你去修修好不好？』找王經理說去呢？又不明白他安的啥心腸，說不好，我就完了。活到四十八，犯不着啦！』

『再等幾天吧，能說的時候，要說呀！反正這世道不會越變越壞，不會。』吳祥泰安慰並鼓勵老孫頭。

『我說，那位李主任來就好啦。他的耳朵能擱得下一根骨頭。』

老孫頭這一說，兩人便在黑暗裏會心地笑了。從此之後，他倆便成爲投契的朋友。

第五章 滿湖是非

王經理第三次到玉帶湖來了，陳祖庭照例向他彙報廠裏的情形，大都加了許多主觀的判斷。王永明聽完，也照例苦苦地想了一陣，大概有半點鐘不說話，淨在小房子當中踱來踱去。他有這樣的習慣：

集中一切精力來想問題，沒有考慮成熟，他不願意發表意見；當他想透了，決定了他便不馬虎的堅決地照着做。在他每一次踱來踱去的當兒，陳祖庭總是害怕得很，好像等待一個嚴厲的批評，一直到王經理給以斬釘截鐵的，尖銳的，然而火爆的指示之後，他才安了心。到王經理離開玉帶湖，他才覺得自己在工人中間恢復了權力。

『誰最肯幹活，誰不肯幹活？』王永明問。

『第二組還不大離，第一組的都不上勁，特別是張榮才，曹萬發，牟爲權幾個。』陳祖庭看着王經理的臉色，緊張地說。

『幹活好的數老孫頭、吳祥泰、小潘、小胡、朱自珍幾個。』劉月軒插嘴。

『今晚上咱們來研究一下，定下幾條勞動的紀律。開個會先讓大家打通打通思想，最好是等大家自覺的執行紀律。如果有人挑皮搗蛋，那就不客氣了，光是民主，沒有紀律還行？革命隊伍是一支那大的隊伍，沒有紀律還行？另外呢，還要賞罰分明，好的及時表揚，壞的也要立時糾正。』

陳祖庭隨即驕傲地對王經理說：『別的沒有做到，及時的表揚呀，批評呀我早就這樣做啦。』

『那好嘛！』王永明不細察，也不細問，立刻就相信了他的話，並立刻獎勵了一句。

劉月軒肚子裏笑子，偷偷瞅王經理一眼：『你光說好嘛好嘛，不瞅瞅他真好假好。』可是他沒敢明說，他怕陳祖庭反駁他，一纏就得半天。依他的想法，什麼工會呀之類都是不必要的，只要機器動了，大家幹活就成。

第二天，王永明覺得應該了解了解情況，便和幾個工人談了話。

第一個是潘玉山，他在機器房裏聽說王經理叫他，心裏摸不着底，有點兒心跳，急急忙忙上了二百八十墩階梯以後，簡直連氣也喘不上來。聽了王經理問他廠裏的事情，問問他有什麼意見沒有，他才安了心，把上課時聽來的那些詞句編一編，流利地回答說：

『廠裏都挺好，大夥都挺賣勁；成立了工會，工友特別團結，大夥也改變了偽滿的腦瓜筋，懂得了民主的道理。』

王永明覺得從潘玉山身上問不出什麼，便叫小胡上來，小胡也是十九歲，說話還老實，只一味推托說：『我是新來的，不知底細，眼下大夥都挺樂和，人家都說比滿洲國時不同了。』最後他求饒地低頭說：『我嘴笨，說不上，請經理開開老玉帶湖的。』

王永明失望地點了點頭之後，他便一溜煙地飛奔下山去了。

叫到張榮才，他躲着不肯上山。陳祖庭知道了，急得沒法，親自下去拉他袖子說：『得上去一趟呀，王經理不同別人呢。』

『寧肯開革我也不上去，』張榮才絕望地說，一會，他抬起頭來，又恐懼又憎厭地問道：『陳主任，你是新來，我姓張的跟你無仇無怨，你爲啥挑到我身上來呢？就是，繃魚犯了，——』

陳祖庭沒等他說完，便哈哈大笑起來：『你誤會啦，大大的誤會啦。人家堂堂一個經理還用得着挑你的錯嗎？你沒看見還叫別人嗎？他爲的是了解情況。你怕啥呢？犯了繃魚就犯了唄，自古說知過必改便是聖賢。我不是常說，共產黨是寬大的嗎？』

張榮才還是帶着又恐懼又憎厭的感情跑上山。他抱怨自己今年過新年時爲啥不跟表哥一道上長

春，留在這兒白操心。

豁出去吧。一他也就跑到王永明跟前了。王永明對他特別和氣，問他開了幾年車，在那疙疸幹過活，又誇讚技術工人對國家的貢獻，鼓勵他好好幹活。

一有人說工會主任不得勁，委員們又不管事，希望改選一下。你覺得下一屆選誰好？一王永明轉了話題。

一還是照選頭一楂的好。一張榮才言不由衷地冷冷地回答。

一爲什麼呢？一王經理追問。

張榮才想了一下，仍是冷冷地回答：一他們摸熟啦，別人不明白咋樣辦工會。一往後王經理沒有說什麼，張榮才經過這一次談話，覺得自己到底是個膿泡，罵自己道：一八路也沒啥了不起，就那麼一回事。一

王永明一連談了七八個，覺得什麼也得，他，他不怨自己談話的方法沒弄對，一味怨工人是舊腦筋，不敢說。他已心灰意冷了，但劉月軒提議他最好和老孫頭談談。

這邊老孫頭看見王經理叫工友們一個一個去談話，他盼着：一回頭他也叫我。我呢，我就說三件事，我說。王經理，你最好也住到電廠來；第二我就說：王經理，給咱找個好教員吧，陳主任忙不過來；末了，我便把吳祥泰那個李主任的故事告訴了他……他那麼想着，自個笑起來了。等着等着，晌午過了，後晌了，也沒叫他，他已冷了半截，再向玉山、小胡一打聽，原來談的是不着邊際的事，他完全失望了。快下班，聽說叫他上去談話，老孫頭的神經才又緊張起來。沒有遇過這樣的場面，他心裏

有點不平靜。走到王經理跟前，看見王經理面容很疲倦，皺着眉心，看着另一個本子。他垂着兩隻黑油油的手站住了。

「聽說你是唯一的，最初修建水電廠的老工人。」王永明讓過老孫頭坐，開口問了。說着說着，他的倦容消失了。

「還有老佟也是最初修建水電廠的。他是本屯人，他知道得更多些。」習慣了謙虛，穩重的老孫頭還是用他平日的遲緩的調子說話。

王永明尋思：「看這老頭兒到底年紀大些，比小伙更世故。」他繼續問了一些過去日本人在時工友們的生活。談到刨冰撈油，老孫頭肯定地替大夥表功：

「那全是大夥自動的。你瞅，活不輕啦，又是九九天氣，三兩個人幹得了嗎？」

王永明覺得這老頭還公正，點點頭。隨後他轉到另外的話題上去：「你那個小組，工作難做嗎？」

「小組沒做啥，說不上難不難。」

「聽說工作情緒不太高呢，有人屌兒浪當的？」

「慢慢就會好起來的。個把子榆懶的人，看看比別人佔不了啥便宜，也就會回過頭來的。」

王永明聽了覺得好笑，暗自說：「和我老婆一派，長期派，等待派。」他忍住了笑，又問，「假如他不回過頭來，又咋辦？」他說時態度很隨便，只想難一難那老頭吧了。

老孫頭覺得說話的時機來了，他應該把工會裏真實的情形反映給王經理知道。平常在他肚子裏存

着的話，這時候都湧上喉嚨來。但是，他長年在舊社會裏受盡的迫害和磨折，損傷了他的銳氣。話一到舌尖，又退回去。『再不說要對不起大家的。』他責備自己，恨不得搥自己的心口，想硬把心裏話擠出來。他偷眼瞅瞅王經理那輕率的態度，他的保守，懷疑的弱點，又得到了保障。『他信得着我嗎？』這一來，他改變了主意，只試探着說：

『懶人有懶根，壞人有壞根，什麼人都有條根；把懶根拔掉就不懶啦。幹手藝的人原是懶不得，爲啥呢，機器不讓懶啊。再說咱們工人是直腸子的人，說怎麼的就怎麼的，只是心裏憋屈不得。合理了，就叫他往死裏幹也行呀，只是憋屈不得！』

王經理覺得他說的還有理，但他想：

『像這樣世故的老頭，問他一兩句也不中用；我說過工會工人的事讓陳祖庭去管，那就讓他管到底吧。他是工人出身，接近工人總比我強些，有辦法些，我何必包攬一切？』他這樣一想，也就放心，轉過頭來殷切地拍着老孫頭的肩膀說：『有話儘管對陳主任說。工人應該大膽說話，陳主任也是工人，有話儘管向他說。』

談話以後，老孫頭悶悶不樂。『說來說去離不了陳主任！還說啥』但是他又記起了吳祥泰的話：『能說時就說吧，——可是還早啦。』他不快樂地想。一會，他又責備自己：『你年青的勁兒上哪去了？你快成個啞疤啦！』一會他抱怨王經理，一會又責備自己，一會又後悔，弄得心神不安，吃也吃不痛快，睡也睡不舒服。只好在半夜醒來時，背着大家悄悄歎氣。

勞動規律出來以後，的確再沒人去搗魚，洗澡，在現場說怪話的也少了些。但是一回到宿舍，還

是誰也管不着誰。

修金貴一看見王經理來，便趕緊下屯子叫哥哥去繡幾條大魚送來。以後，他哥哥懂得了，每隔十天八天，遠遠看見有卡車來，他便撩下莊稼活去繡魚送來。不大點兒事情，老修要親自找王經理，但是每一回呢，王經理不是給他釘子碰，便對他很冷淡地說：『你去找陳主任談談吧。』他感到世道變了。——那是從他所熟悉的那一套做人方法不好使喚感覺出來的。不多久，他改變了方法：拚命和陳祖庭接近，給他送魚送菜，第一次送東西，老修便挨了一個釘子。陳祖庭對他說：『修大哥，請你不要見怪，八路軍不接受人家東西，我要學學八路軍這種好作風，改一改自己的封建！無論如何，我不能收你的東西。』

老修順着陳祖庭的意思，並連連稱讚他：『你够得上一個八路啦，你進步得真徹底，我這個死封建腦瓜一下還改不過來，我非向你學學。不過，這也說不上送禮呀，只是勻來吃吃。我家在這兒，繡魚近便，又不要花本錢。咱都是工人，天下工人不是一家人麼？』

但是陳祖庭認真拒絕了。以後老修也不敢再送。

陳祖庭老想自己好處，沒有察覺出來自己的弱點，比方：自己的思想有很多落後的地方，因此有時給老修的迎合性迷糊住了，却反以為老修的思想挺進步，接受力快，什麼問題一說就懂了，並且照着做。有一次他嘆着氣對老修說：『修大哥，我和你在一塊，覺得談得來一些。』

老修裝成老實巴脚人受稱讚時那種窘態說：『不，我手笨，脚笨，嘴更笨。趕不上我那外甥，能

寫會說。』

陳祖庭却裝成很清醒地大笑說：「不，你不笨，手不笨，腳不笨，嘴更不笨。你倒是太，」他本來打算說「你太滑了」却又覺得太不留情面，便改口說，「你倒太機靈啦。笨，不要緊，毛主席叫人老老實實。你應該學老實一點才對……」這幾個月來，陳祖庭的確覺得自己懂得了不少道理，開口便是真理，閉口又是毛主席；一說就長篇大論。聽他說的人有些給他唬住了，有些却不願再聽下去。老佟呢，聽下去了，心裏只是笑：「怪不得人家說，他真够七路半啦。」

有一天夜裏下大雨，不上課了，老佟和外甥李希賢，小宋三個悶在小洋房裏。老佟站在窗前歎了會，嘆口氣說：「真悶人！」

小宋心不在肝地說：「可不是，要不是下那大的雨，到呂廠長那兒走動走動還有意思一點。」
「我不是說的雨，指的是這疙疸。」廠子不像個廠子，衙門不像個衙門。曉得那一天才順順當當，和已往那樣。」

「你怕他們能呆上三年五載嗎？」李希賢突然生了氣似地冷丁一問。

「可是你也不能保險他們哪一年哪一月滾蛋。」小宋插嘴了。

「你瞅着吧，松花江上了凍，瞅他們穿上兔子鞋跑也不趕趟！」李希賢的臉上是鐵青色的。

「老佟覺得外甥的話有點來歷，便再追一句：「難道馬玉山還能再來？」

「馬玉山頂個啥？」李希賢輕視地說。

「馬玉山倒底是哪一派呢？那一次他來搶劫，我把「海底」露了，可是不好使。他不在教嗎？」老佟聚精會神地等候那個年輕人的回答。他突然覺得很傷心，自己年歲比他大，又是個長輩，只是一

生呆在山溝裏，外頭的國家大勢都不詳細了。

『瞅着吧，到底誰的天下，不遠啦。說到馬玉山我不詳細，看樣子他也歸順了中央啦，中央招了不少綠林豪傑。我在一位朋友家裏看見過馬玉山的副官，他實在沒啥了不起，只在鹿道，玉帶湖一帶站住了。比他大的有的是呀。』

『有的是？』老佟側着矮胖的身子，臉上臃腫的肉跟着他那五體投地的羨慕的神氣而向下垂着。這時他才隱約感到他的外甥不平常，同時又不相信，却也就心：『你結交了幾個大的？可是，你還年青呢，可不能隨便隨人家！吃碗平安飯就得啦，管它哪邊勝負不好。要是你出了什麼岔子，我火姊可活不下去啦。再說，要搗蛋，也讓別人去，犯不着你這個那個呀！』

李希賢本來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暗藏在水電廠裏找機會來搗亂，平常淨利用娘舅，小宋和落後的份子散播各種失敗的情緒，和各種謠言，現在看見娘舅那膽小的樣子，他把臉色放下，笑着安慰他：『看你幹啥說這麼一大串，我啥玩藝兒也沒幹，不是安安份份怎麼的！——在這疙疸，你要你的手藝，我辦我的司務，那不安份是怎麼的，何況我還不是個笨傢伙，能自尋麻煩嗎？』

『那就好哪，那就好哪，』老佟連聲說道，『我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咱不管吃誰的飯，總得和上頭連絡得感情點兒，上頭才能相信這一份飯才吃得長遠啦。』

從這一天以後，老佟便特別留心他的外甥；而他呢，只跟平日一樣，說說笑笑的，也問他娘舅這樣那樣；不過談到什麼黨呀派呀，他就一問三不知。過得幾天，老佟也就把那一夕話忘了。

出乎老佟意料之外的，李希賢和陳祖庭連絡得比他更好。陳祖庭並且借給他許多書看。他尋思：

「倒底念書識字的人吃香，咱是老粗！」再往深一想，他是他外甥，犯不着眼紅，也就沒啥了。

不久，李希賢便給工人上文化課了，一星期上三課。這一來，陳祖庭的負擔便減輕得多了。李希賢不僅上課很認真，教不識字的人識字，識字的人教造句、作文、算術。他懂和八路軍彙報的規矩，每隔三天，便把自己的工作向陳祖庭彙報一次。開頭說的全是學習上的話，後來熟了，便把聽來的閒言冷語也告訴了他，聽來的說完之後，便捏造一些上去。一個月工夫，便鬧的玉帶湖滿湖是非了。什麼「劉大嫂的小玲捏死了張大嫂的小雞，張大嫂暗地裏去陳主任那兒告了一狀」，「日本人撤退時，劉福撿了兩桶變壓油，朱自珍撿了五大網線巴金，李占春撿了一支三八大蓋……」，「老孫頭在教，收買年青小伙當門徒；吳祥泰眼紅和他明和暗鬥」，「王經理瞧得起陳主任，瞧不起劉月軒」，還有什麼「陳字下面兩個口，動得手來動不得口」和「真真不假，陳家天下」等等謠言像春天的楊花似地飛開了。每種謠言一起，不兩天，陳主任定必在上課時大大斥罵一番，好像一有謠言，誰都該負責似地。這一來，誰聽到什麼，也不傳出去了。

人們有些暗中叫屈，有些莫明其妙，有些的確受了謠言的中傷，兩下不和起來。但幹活大家還照樣幹。因為誰也盼工廠快點開工。

受了多年壓迫的東北工人是善於自衛的，他們知道謠言有來歷，大家用沉默來抵制它。——因為日本的殘暴統治的結果，人們對不利於自己的東西，已經失去追究它，揭露它的勇氣了。

奇怪得很，不約而同的，大家看見李希賢的一伙，便都不啃氣了。

有一次王經理到玉帶湖檢查工作時，曾經問陳祖庭說：「李希賢這個人怎麼樣，叫他擔任一門課

行嗎？」

「他擔當的是文化課，我想不要緊。政治課我自己上。」一看他那樣子很有把握。

「偽滿職員不簡單，家裏恐怕還是個地主什麼的，光他一腦瓜偽滿思想就够噲。」王經理還是搖頭。

「聽說他家裏有點地，家景過的不錯，但是他自己既念了書，又學了手藝，外線的活他能幹得了，真是個奇怪的人。最近他進步得很快，不過，將來有更合適的人，換一換也好。」陳祖庭比剛來時已膽大得多了，因為覺得自己對付工作，領導工人已有了一套辦法。——這套辦法就是他下了命令，或者繃起了臉，甚至發一陣脾氣，於是什麼事情都辦得通；最調皮的人也不說怪話了，他遇到的都是溫馴的臉了。

「這一位真不簡單，有一天他在辦公室後面那排小樹那兒自個兒走來走去，面上顏色很不好看，好像心裏有啥事。我和他打了個照面，他冷了掛上了笑臉。嘿，真快，變的真快，曹操也甘拜下風。」劉月軒插嘴了。最近也不樂意向陳祖庭彙報什麼了。他倒不是受謠言中傷，只是覺得他太主觀，幾乎完全不接受。的意見，開口便對他說：「你想想的多簡單啊。」或者，「你算你的方程式去吧。」他分明厭着李希賢比老修更不順眼，對他說了兩次他也沒有聽，現在趁王經理在，他又提一下。陳祖庭馬上反駁他說：「假如他是個壞人，也不能在路上想心事呀，他爲啥給許多人看見？念書人總會有那樣的怪脾氣，什麼散散步啦，看看月亮呀，那也沒傷肝呀。說起他的爲人，真有修養，無論對上對下，都是那樣和氣，那樣文雅，聽說工友們對他很恭敬。」

王經理告誡陳祖庭說：「外表也不是爲憑，要提防人笑裏藏刀！」他轉過來對劉月軒說：「劉月軒，你看人倒很尖銳，就是不愛管事。——這叫明哲保身。算了吧，你還是專心搞你的機器也好，把你培養成一個技術人材也好。不過你應該常常向他提點意見，你們兩個應該好好地合作。」

王經理回到鹿鳴江，和李科長、呂柳依談起了玉帶湖的事。他們談話常常在夜深，大家都已睡覺的時候。因爲白天很忙，來往的人也很復雜，他們沒交換意見的機會。

「玉帶湖的情形不簡單，」他看見呂柳依睡着了，輕輕碰了她一下。

柳依的肥胖的身體沉重地斜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呼吸是那麼勻整。她的臉又圓又白，那又黑又長的睫毛貼着緊閉的眼睛劃下了兩道漆黑的孤線；小鼻子突起來，嘴巴撇着。她是美麗溫柔的江南女性中比較勇敢的那種型。王永明一連碰了她三下她才醒轉來。

「發現了些什麼問題嗎？」李科長抽着紙煙說。「難，山高皇帝遠，真是鞭長莫及！」他亂用着大套名詞。他向來就有這樣的習慣：買些什麼，花多少錢，他算得精，扣得緊；談政治呀，組織呀，他就一點也不感興趣，即使開口，也是白扯淡。

「有沒有問題倒談不上，只是造謠，挑撥離間的事不斷發生。」

「什麼，那裏不全是工人嗎？」呂柳依問。

「那邊沒有一個老幹部實在不好搞，我又不能住到那邊去。」

「讓我去！」柳依誠意地叫道。

「你去當然好，只是……」

「只是不用腦筋？鬥爭性不強？」她認真地問。

「哪裏！」他否認了，表示他一向都很看重她。「那兒過去是匪窠，現在好一點，但還沒肅清。女同志不方便。」

「爲了工作，還顧得上這些！況且還有一排武裝。」她稍停一會接着說，「我願意一個人在另外一個地方工作，考驗考驗自己到底是否沒本事。」她幾次提出要 and 丈夫分開地方工作，這時她又重提一遍。

他不願意和她纏這個問題，乾脆回答她：「這裏的工作根本就離不開你。」他又說，「陳祖庭好是好，政治上可靠，可是沒經驗。」

「照你說，只是陳祖庭可靠，別人都不可靠了，」她說中了他的弱點。

「別來扣字眼啦。他是經過考驗的呀。據說吳祥泰是個新黨員，但關係還沒有轉來。」

「吳祥泰我雖然接觸不多，但是我覺得他品質好，也穩重。你看怎樣？」李科長說。

「你不能看輕陳祖庭。」王永明替陳祖庭辯護。「他有鋒芒，有辦法。就是辦事不會轉彎，可是大家都怕他。」

「你的心眼真偏，就喜歡和你一樣性急的，肯幹的人。你就不會省事，什麼都要親手幹。」

「什麼事情都讓下面人幹，那不是官僚主義是什麼？」

柳依不能駁倒他，但心裏却不服氣。她心裏總等着有一天她離開王永明單獨去做工作。因爲疲勞過度，王永明越過越瘦了。那一天李總務科長告訴他買來了一些電石，鎢金和線卷，貨

又好，價錢又便宜，經過這裏許多識貨的人看沒一個不點頭的。可是王永明要親自過江去看。李科長拍胸說：『不用看，如果買吃虧了，我以後也不當這份總務了。』王永明哪裏肯聽，他本來頭很痛，但到底過江去看了。看了十分滿意，叫立刻付錢。回家的時候，澆了一場大雨，他就發起高燒來了。送到醫院，經診斷和檢驗，證明是猩紅熱，柳依親自去陪伴他。因為體溫過高，他三天三夜都在糊塗的昏迷的狀況裏。有時低聲囁語，有時高聲狂叫：『變壓器着火啦！』，『逮着他，特務，逮着他！』等到體溫下降，人已瘦得不成樣子，柳依也疲乏不堪，臉色蒼白了。退燒的第二天，陳祖庭才得到消息從玉帶湖趕來看病。看見王經理這付瘦弱的樣子，他幾乎不認得了。他輕輕坐在床沿，低下頭，眼淚就滴了下來，幸虧沒有給病人看見。

『誰叫你來的。』王永明用發抖的聲音說話。

『我到城裡來給小孩買點東西，順便到公司去找你，他們說你病了，我就順道來看看你。』陳祖庭隨便撒了個謊。

『我病了有大夫看，你離開玉帶湖誰看家！』王永明顯然沒有相信他的謊話，責備他說。

『不要緊，家裡有呂廠長。』陳祖庭嘴裡這麼說，心裡也好笑：『那個廠長啥事也不管。』事實上廠裡的事，他已拜託劉月軒和李希賢兩個人。在他的思想裡面，最有感情，最可靠的數劉月軒；最有能力，他最佩服的算李希賢。

『這幾天廠裡怎麼樣了？』王永明沒力地問。

『不大離了，還差幾件零件，只是固定子還潮濕——對啦，吳祥泰，劉福，劉月軒都主張烤烤

乾；福田理也沒理。說到電，總是他們懂得多一些。」

「不着忙，等我去看看再說。後天我就能出院，晚後天我去玉帶湖。」

柳依拚命對陳祖庭使眼色，陳祖庭會意，馬上改口說：「運轉還是哪，配電盤還沒收拾，就是要烤固定子，也得十天以後的事。你還是多將養幾天，身體要緊。」

事實上，他已經坐起來了。這是病後第一次坐起來。想起了工作，想起了黨交給他的責任，他全部神經緊張起來。修了三個月，快能發電啦，他哪能不興奮呢。他考慮着發電時要注意些什麼，人力應該怎樣分配；腦子裡僅提出了問題，他便不能支持，一陣頭暈，軟軟的倒下去了。柳依嚇的不知道怎麼好，只顧用肥厚的手掌揉他的胸口。陳祖庭立刻叫來了醫生，注射了強心針，他慢慢恢復了知覺。

第六章 燃 燒

這幾天因為機器快修好了，工友們都高興。越接近完工，他們越帶勁。

和工友們同樣，這幾天呂屏珍也高興了，眼看着發電機就要發電啦。這種快樂，只有那順利地完成嚴重的手術的醫生，或快要結束勝仗的指揮員，和等待收割的莊稼漢才會理解。不過他的快樂和工

友的快樂有點不同，——他缺乏由於集體勞動而產生的熱情。因為過去，他一個人學，後來又一個人幹，現在獨個兒快樂。

他和楊家兩兄弟商量了一下，決定了試驗運轉。雖然陳祖庭透露過王經理打算來參加試運轉的意思，但他沒理，心裏輕視地笑：「他來又怎麼的！」嘴裏却說：「發出了電，咱們亮着燈照着道歡迎他吧。」楊福田也主張馬上試驗。

老孫頭，劉月軒和吳祥泰三個却替發潮的固定子操心，特別是劉月軒，他鼓動別人去提意見。吳祥泰認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應該不怕難，不怕碰釘子，便自告奮勇跑到福田跟前提議固定子是否應烤一烤。福田狂妄地笑，用蹩腳的中國話說：「這是什麼的電學？滿洲國的電學！」

福田管配電盤，森田管水車速度，呂屏珍把布雷機，祖庭注意聽是否有雜音。工友們張張臉孔都是緊張的繃着。在配電盤室，機器房，地下室，一直到變電所都分配了傳話的崗哨。夜晚八點鐘，呂屏珍莊嚴地走到水車制盤跟前，把開關一舉，水車轉動了；調速機，發電機，油壓機也跟着動起來了。附在機器上的紫銅細曲管子可愛地抖動起來了。吱唔……吱唔……吱唔那樣勻整的聲音又重新在機器房響起來了。水電廠的老工友們聽着這種一年來沒有聽的聲音，心裏說不出的痛快。——啊，他們聽過著名的大鼓，洛子，和聲，和梅蘭芳的京戲；他們聽過鄉下少女用嬌聲唱的小調，和自己孩子甜蜜的呀呀的歌唱；他們也聽過林中清脆的鳥語，和春風吹皺玉帶湖面的那種低微和煦的音響；但那些都成爲可笑的，不足道的了，怎麼的也比不上今天機器房裏機器發動的聲音那麼好聽，美妙！

大家都緊張地等待着，摒着氣息聽傳話。

一百五。——福田說。

一百五。——傳話的哨崗傳下去。

三百。——

三百。——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電壓也慢慢的增加，五百，一千，二千，三千；數目字越大，人們勝利的把握就更大，那種緊張的，小心翼翼的警惕性也開始逐漸減輕。減到三千以後，福田感到嗓子已有點發啞，但眼見自己心血的成功也已毫無問題，他便不繼續喊，並且增加電壓也不如開始那樣慢。一直增加到七千，他覺得够了。欲待停止下來，他便聽見機器房有人悄聲喊：「咋的，冒煙！」不多一會，人們騷動起來，說話聲，腳步聲響起來。傳話過來——立刻停止！——那邊呂屏珍把布雷機扳的太快。雖然機器事實已經停止了，但是，已來不及了，電機燒起來了。不一會，一團漆黑的濃煙裏，吐出紅色的火焰來啦。人們亂起來了。陳祖庭趕緊上山命令警衛班上山山下佈置哨崗維持秩序；老孫頭指揮大夥挑水救火；老佟在人叢裏着急地乾嚷着。水桶啦，擔挑啦，盆盆罐罐都翻出來取水；有嚇的臉上蒼白的，發抖的。朱自珍抓了兩個半截砲筒，一手提溜一個，盛滿了水，一面爬上鐵梯子澆到濃煙裏一面滴眼淚，好像死了母親似地。

63 吳祥泰爬上了保護發電機周圍的鐵架子上，爲了叫那些來得很慢的水能有效地澆到火焰當中，他便利利用兩條小鐵條從鐵架子這邊搭到勵磁機的小孔裏，作一道小橋樑；自己便站在這道危險的橋樑當中，接遞人們送來的水。如果他身子稍爲一歪，他便會掉在給濃煙埋住的勵磁機外面的空槽裏的。

他這勇敢，機智，冒險的行爲對滅火是最有效的。跟着，老孫頭，劉月軒，陳祖庭都仿效了他的辦法，各自在勵磁機的周圍搭了小橋去搶滅火災。

吳祥泰因爲煙薰的太久，覺得眼睛有點發花，身子一歪，便掉到空槽裏去了，旁邊送水的李占春解下腰帶放下去讓吳祥泰抓緊腰帶的一頭，自己便和曹萬發兩人拉這一頭，一刻多鐘，才把他拉上來，他的脚板，手掌給熱的鐵板燙的發紅。李占春讓他躺在地上，用冷水噴了他的臉；便又趕緊爬上去代替了他的崗位。吳祥泰躺了一會，清醒了一點，站起來，用手掌弄了點油磨在脚板上，上前搶了氣喘汗流地念佛的老劉頭的水桶，到河邊打水去。他的鞋子沒有啦，燙傷的脚板壓在石子上痛得要命，可是顧不上痛。——這時候他和大家一樣，只有一個思想：要把自己花了不少心血修來的機器，從凶惡的火魔手裏救出來。小河雖然就在發電所脚下，但因爲缺乏救火設備，從八點半燒起，一直到夜裏一點鐘才救熄。救熄了火，誰也沒有散去，都不約而同地跑進機器房來。城裏來的電燈的光亮照着這油煙薰得暗暗的機器房，從工程師到工人都垂頭喪氣：適才工友們的興高彩烈，楊福田的趾高氣揚都給這場火焰燒毀了。

老孫頭傷心而且疲勞，老淚不斷地往下流。他覺得心裏隱隱作痛。尋思道：『災難，遲早是災難，免了國民黨的破壞，免不了這場火災。這是誰的錯？我的錯？——我的錯怪我沒好好對上頭說明白下面的情形——說了就燒不了機器嗎？不，只怪我沒有好好求福田烤烤固定子。……』他被焦急，後悔煎灼着。吳祥泰這時覺得脚板和手掌燒得利害，便把双脚泡在一桶冷水裏。老孫頭急忙走過去禁止；替他抹乾了又紅又起泡的脚板，塗上了油。他自己挺着十分疲勞的身體，一個一個地去檢看着擦

傷的，燙傷的工友，並且都給他們塗上了機油。看起來就數他一個人有勁；實際他比任何人更累，更心焦。當他瞅一瞅那幾個垂頭喪氣的輕率地對待工作，因而受到了嚴重損失的楊家兄弟，氣的直哆嗦。

朱自珍頭俯在油壓泵的粗管上，忍不住號啕起來。聽見有人哭出聲來，全體工友也就再也不願把心中的悲傷和痛惜掩蓋，有大聲哭的，有悄聲流淚的，有緊握住旁邊同伴的臂膀來鎮靜自己的。即使一向保持着文雅風格的呂工程師，這時也狼狽不堪，臉上給油和煙塗抹上一塊一塊的黑色，袖子扯碎了。工友們的痛哭震蕩着他的心；他頭一次感到工人們的真誠摯意和工人對勞動的珍惜，與對機器的愛護。他也流下淚來了，他一面惋惜自己三個月來心血的白費，一方面也是對工人引起了共鳴。

楊家兄弟檢查完發電機燒毀的情形後，爬下來，像頭年八、一五事變時那樣頹唐；但他們仍裝起那付武士道的精神，挺着胸脯站着。

這樣難堪的僵局繼續了半小時，陳祖庭悄悄地和呂屏珍說了一陣。呂屏珍站了起來宣佈道：『現在已夜深了，大家先回去。機器暫時一概不動，人也不要離開本廠，我們靜候王經理來處理。』

暗淡的月亮這時伸出半個頭來瞅着這一批送葬似地邁着沉重的脚步上山去的人們。

第二天一早，陳祖庭交代下不許任何人請假離廠，便和呂屏珍、劉月軒上城裏向王經理請罪。因為吳祥泰傷的重，必須到城裏去治，他們便僱了一輛車子到西涼鎮轉乘火車。

王經理接着他們四個，先打發人把吳祥泰送到醫院去。他聽了呂屏珍和陳祖庭的詳細報告之後，低頭深思，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他用比較緩慢的調子問：

「一號發電機還能修嗎？」

三個人還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用意。呂屏珍還是絕望地想着：『能修又怎麼樣，咱們總得蹲一蹲笆籬子呀。』陳祖庭不敢回答，劉月軒硬着頭皮說：『能修！』

『如果你們有把握修好第一號機，那就回去計劃修吧。過兩天我也去。』他用安慰的口氣說：『不要緊，我們燒毀了一部，還可以修第二部。經驗往往是從錯誤中得來的！』

聽了這句話，他們寬心了，心裏感動的一下說不出話來。

『民主政府這樣寬大，我們回去就是不睡覺，不要工資，吃稀的，也得把一號機修好。』陳祖庭擦乾眼淚說。

他們三個人湊了點錢，買了一些鷄子餅乾送給吳祥泰，便趕回玉帶湖去了。

王永明到專署去把燒機器的事彙報了。李秘書主任，何專員，錢政委都在座。何專員詳細地問了電廠裏的情形和修復的經過。錢政委却注意廠裏人員，和工人的生活，工會的領導方面的狀況；王永明都據實回答了。錢政委首先同意王永明這個處理辦法：繼續修第二部。

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他們初步肯定這一次燒機器可能由於技術上錯誤的居多。最後錢政委着重的對王永明說：

『你鞠躬盡粹的精神，我們都知道，而且你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首先我們得承認地委工作重心放在打土匪，清算，分地上，因此對城裏的事，特別對電業方面，關心和幫助得很少。』錢政委右眼梢有個槍疤，說起話來右眼老往上扯，樣子有點滑稽。他講話很慢，語氣也很輕淡，但是很嚴正。『但是你的工作方法是否得考慮一下？比方說，你通過陳祖庭一個人包攬一切，忽略了倚靠大家的力量，

這是否對？吳祥泰是個黨員，是個很好的工人，可是你沒有信賴他，藉以了解工友的情緒……現在屯子裏做土改工作也犯這種毛病，我們幹部一下去，先找幾個積極份子，然後死心塌地依賴這幾個積極份子去包辦一切。要是積極份子挑得好的屯子，那屯子問題便少一些；可是頭槓的積極份子總是好的不多。好像揚場一樣，結實的穀子總是往下沉，皮子灰土總是往上升。如果不會揚場的人不識風向，揚了半天，皮子穀子還在一堆，皮子蓋上了穀子。」他動手做着比方，香煙的煙灰跟着他的手勢到處飛揚着。他和許多英明的領導人一樣，說話那麼尖銳，明確，懇切，使幹部聽了只有心服。「你的原則性很強，責任心也很強，只是缺了一條，就是毛主席三番五次告訴我們的：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倚靠群眾，自然，這不等於不要領導……如果要第二部修成功，得把第一次的失敗經驗總結總結。……」

王永明接受了上級的指示和批評，他打算自己親自到玉帶湖去住一個時期，深入了解那邊的情況。但因為要買一點器材（不可缺少的雲母片）他必須到哈爾濱去一趟，因此又耽擱了兩天。這時哈爾濱工商業比較興旺些，前方傳來打勝仗的消息，哈爾濱人嚷着鞏固後方支援前線；在這樣的氛圍裏，又振作了他對電業的興趣和熱情。而重要的是他在哈爾濱聽了一次報告；這一次報告對他的思想有一點啓示。他住在招待所，並在那兒遇着一個老同學，和他傾談了兩夜。

往鹿鳴江雖然是十點鐘的早車，但是王永明早晨四點半鐘就醒來，這幾天他睡的更少了。他想起自己的弱點有些疚歉和傷心，但當他意識到已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弱點時，又覺得興奮，產生了快感，增加了自信。這樣的心情，大概每個共產黨員都會經歷過，而且不斷地經歷着；而這種經歷，正

是使得他們在政治上不斷地提高，使他們的人格日趨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

「蔡傑，你醒醒，」他搖着他的老同學，「鬧了半天，原來我是個官僚主義！」

蔡傑睜開了眼睛，看見老朋友那付興奮，嚴肅的樣子，摸不着底，只說聲「怎樣哪？」

王永明坐了起來，鼓起興奮的大眼睛，全神注意着自己的事。「昨天東北局李政委在幹部會議上的一個報告，中間有一條是說官僚主義有五種表現。唉，我正是犯了第五種！」

你什麼都自己動手，又不擺半點架子，也算個官僚主義嗎？」

「你聽我說，第五種是雷厲風行，包辦代替！平常有些同志批評我原來有很多是對的！我認真是認真，但是我不放手，沒有信賴群眾的力量！不能發揮人們的智能。我不親自深入檢查——對大夥扣得緊，對個別人却放任。……」他很沉痛却也很冷靜地繼續說。「當我發現了自己這個嚴重的毛病的時候，我覺得痛呀！蔡傑，我不算一個好黨員，你說呢？因為，我，把工作攪壞了，黨受了某些損失了！」

蔡傑發現他激動得聲音也發抖了，他充滿尊敬和同情地安慰他道：

「不，你是個好黨員，永明。——因為你能發現自己的弱點，並勇於糾正它，這就够得上一個好黨員。你忘了劉少奇同志的話了嗎？共產黨員不是天掉下來的，是從舊社會來的，因此我們身上一定有很多塵垢；這免不了。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掉這些塵垢呀……」

王永明沉默了很久，然後感激地對蔡傑說：

「你真不愧是我們的老同學：不在一起，你常時寫信提醒我；現在我需要鼓勵的時候，你給了我

自信！』

上玉帶湖之前，王永明到醫院和吳祥泰談了一次。吳祥泰的脚板惡性化膿，體溫很高。他說話很沒次序，只着重提醒王經理注意李希賢這個人。最後又連聲說：『電廠好人老鼻子啦。有的是呀，有的是呀。……』王永明不讓他太費勁，安慰他一番便走掉了。到了電廠之後，原來他們還沒動手修，只呂屏珍一個人在那裏摸索，誰也不敢動手。王永明暫且不提修機器，只到處鑽，走到哪裏看到哪裏，碰見誰便和誰嘮嗑；過了兩天，他仍舊得不到什麼，工人們還是不敢和他說心裏話；開過兩次會，和大夥合計怎樣修第一號發電機，誰也說不上什麼辦法來。

晚上，他苦悶地想，工人爲啥起不來，是怕我？恨工程師？討厭陳祖庭？——如果把陳祖庭換下來，誰頂他這個位置？吳祥泰又在醫院裏。再說。陳祖庭究竟有些啥毛病，他也不知底細。在小房子裏想不通，他跑外頭來了。那是下旬天，沒有月亮，四週連疊着的山峯，和黑暗的天幕連成一片。山坡西面的變壓所蹲在那條閃着暗淡的水光的河邊，機器房是個又高又大的灰色怪物，一聲不吱地蹲在那兒。他瞅着這個寂寥的遼闊的黑暗的天地，覺得有點生氣。如果發電機沒有燒毀，這座山頭就會照着燈光，這個角落會給機器的響聲所震蕩。他轉過身來，山坡北面好像有點燈光，那光亮暗淡得只能叫人判斷那兒是一個小小的屯子，——這是水電廠的唯一的鄰居，三姓屯。他繞過辦公室，在那排柳樹下面走着，有小孩的哭聲，他判斷可能是陳祖庭的孩子哭叫；每幢小房子的窗戶都透着黃弱的燈光，可見大家還沒有睡覺。

宿舍裏爆發出來一陣哈哈大笑，王永明好奇地往那邊走去。怕打擾他們的興頭，他只在窗縫那兒

偷看。

原來兩面炕坐滿了人，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靠着的，因燈光很弱，也看不清誰是誰，地上站着一個小伙，在那裏摹仿另一個人的動作，大概因為看見他學得像大家才大笑的。

「潘玉山，你還不算學的頂像，已往我那虎兒，學誰像誰，比本人還像。」

王永明聽出來這遲緩的調子，是老孫頭在說話。

「你又說的奇了，咋能比本人還像？」

「喂，老孫頭，你再說說你的虎兒吧，」另一個小伙說，是個胖子的嗓音，好像是李占春。「大夥還記得嗎？打二月前老孫頭說了孫虎慘死的故事，不曉得怎麼的引起來大夥要刨冰保護機器啦，撈油啦；今兒再說個孫虎，咱又來個啥玩藝兒幹幹吧，這兩天機器燒了，正悶得慌！」

「得啦得啦，還來個啥玩藝兒嗎？刨冰撈油——大夥流的汗，三朝元老一人的功勞。還說啥！」

有人氣憤地說。

潘玉山趁勢又摹仿起陳祖庭上課時的動作和口氣來：「大夥要向老修學習呀，刨冰撈油啥的樣樣帶頭。有人笑他三朝元老，這樣的三朝元老多幾個怕啥？他爲無產階級忠心怕啥？過去日本人在時，他也是出於無奈呀！……」

又有人大笑了，高叫道：「比七路半本人還像啦。」

王永明聽的不覺咬着牙齒，悄悄問自己，「真有這樣的事？」他又斂着氣再聽，大夥七嘴八舌地各自回憶刨冰撈油時的情景。潘玉山又繼續摹仿大員問他和老孫頭機器最重要是那一部分，和老孫頭

又如何騙大員那一段故事。大家想起大員那愚蠢的樣子，也都笑開了。跟着又有人說起老孫頭脫光衣服下水，羞跑了劉大嫂張大嫂那一段。人們更是笑個前仰後翻。屋子外面的王永明沒有笑，他不是覺得不好笑，而是有比笑更重要的東西——他感動啦。他尊敬這位保存着無產階級的優良傳統的中國老工人；尊敬這位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老頭，他尊敬這位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而他更慚愧自己爲啥四個月來都沒有發現這樣動人的事實。

「老孫頭，你的老鷄巴凍壞了，絕了種才活該啦，誰還知道有這麼一個苦命的老孫頭呢。我說你這個人就是倒一輩子霉的你不信。聽說人家快要昇總務股長啦，你還住的大豬圈呀。你有出頭的日子，我姓李的把腦瓜摘下來送給你！」又是李占春的聲音。

「你們的心眼裝不下一個小螺絲帽，吵吵嚷嚷的啥呀，眼下難道比偽滿更壞麼，還不如中央大員來的那個時代好麼？燒壞了機器，不蹲笆籬，還叫咱再修，已往能有嗎，能嗎？管他三朝元老又怎麼的，七路半又怎麼的？」老孫頭靠在窗下說，他說的並不全神在意，好像另外還想別的問題。

「兩下哪還並比？」一個人從角落裏說，「只是，過去是滿洲國，今天是民主國呀。說民主，就得說個透，三朝元老當權，七路半撐腰，還能算得上民主國家？」

「人家當權就當權唄，你能怎麼的？」

「還不是說一說就算了，誰還管這些閒事。」

因爲恨自己用人不適當，王永明氣的全身血液轉的好快，快的使他站也站不安，像一隻打滿氣的球，一點兒動彈就能蹦跳起來。他不聽下去，離開了宿舍，淨揀杏樹和柳樹下面打轉轉。

離開了群眾，就會成爲瞎子，聾子，或傻子。」這個深刻的教訓在他腦子裏打轉轉。一直到夜深，他的通訊員到處找他，他才回房子裡去。

第二天早上，他找了個機會和老孫頭談了一次話，談的很痛快。

「毛主席叫我們在工人裏面，在農民裏面，在士兵和勞苦的人們裏面找老師，我沒有完全依他的話去做。在大盛，我找過一些老師，但是沒有找好；他們當了老師，就不再找老師了。」王永明的聲音是那麽懇切，因此他的思想強烈地傳到對方的腦筋裏面。「你是我的好老師，玉帶湖的人都喜歡你。——我來了四個多月到今天才看出來，我自長了一雙眼睛；但是，不怕錯呀，錯能改呀。過去我用人用的不合適，大夥心裏怨我，現在我知道了，如果我不改，他們會更怨我。如果我改了呢，大夥會喜歡我的，他們一定能喜歡我的。……」

老孫頭認爲吳祥泰說的「要說，能說時就說吧」的時機到了，他感奮得拿粗大的手掌一把抓住了王永明的手，也就把心裏積下來的話通通對他說了出來。末尾他說：

「不怪你，只怪我們，怪我這老頑固，我，沒敢對你說。已往，咱們和你們之間有一堵板障，——也好，火把機器燒了，也把咱這堵板障燒了！」

不過對於要他領頭搞工會，他怎麼也不願意。王永明解釋並說服了他，說將來選出誰來就誰當。最後關於怎樣修機器，他也徵求老孫頭的意見。老孫頭想了一想，回答說：

「晌午招呼大夥一聲，大家合計一下看吧。不和他們合計，保管啥事幹不成。——爲啥？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人多主意高。再說，活是靠大夥幹的，他們自己說定的，還能不幹？」

「不忙，」王永明說，「先別合計，你回去先和大家醞釀醞釀，把工會改選改選，等新的工會委員選出來，大夥不樂意的人去掉，大夥才說心裏話啦。你覺得怎樣？……」

老孫頭同意了。他第一次感到八路軍做事的方法和步驟是鮮明的，有分寸的，又是非常實在的。王永明繼續和許許多多工人談了話，談話的主要內容只有一點：就是對自己的檢討；而檢討方式却採取了各種各樣。改選工會經過一天一夜大會小會的討論，醞釀成熟了，才開始改選。改選的結果，老孫頭當主任，吳祥泰組織委員，劉福福利委員，陳祖庭宣傳委員。

李占春看見大部選出了可心的人，高興的連連說：「四個我選中了三個，早就該這樣！」最不管事的老劉頭，這時也點頭說：「這一樁還不大離。」

第七章 動員大會

吳祥泰聽說要修第二部發電機，他不聽醫生的勸告，連被子都不要，偷偷開小差離開醫院，一路乘馬車，火車，大車回玉帶湖來。爲了避免走路脚痛，他沒鞋穿，脚板下裹了很厚的棉花，到了家，比登天還困難地爬上了山頂。這一天是工會召集全體工人開會，討論怎樣修復第一號發電機。現在他們正熱烈討論怎樣處置這楊家兄弟，有人主張擄走他們，有人主張逮捕起來交政府處理；提起和日本

人一鼻孔出氣的楊家兄弟大伙便自動，訴起苦來，說着他兩人的不是。孫懷德當主席，他讓大夥痛痛快快地說話，雖然是有生以來第二次當大會的主席，但是他的沉毅，耐心，撐腰的態度引導大家去說心裡想說的話。正說得挺緊張的時候，吳祥泰狼狽地走進會場來。他是結實，中等身材的漢子；皮膚黑，大眼睛，眉毛又濃密，頭髮剃光了，有點發藍。他皺起眉，閉着嘴時便覺得很嚴肅，很有膽量；可是一笑起來呢，人們會覺得他很可親，很滑稽。他的笑，常叫婦道們高興。不過他死了老婆之後一直沒有再娶。因為錢一到了他手上，他就請夥計們吃喝，給孩子婦道們買玩具和點心；不事積蓄，總討不起一個老婆。

吳祥泰的回來是突然的，看見了他，大家暫時放下對燒機器的憤怒，轉為高興了，不約而同的走向他來。老孫頭也忘了在開會，在討論嚴肅的問題，走到吳祥泰跟前，雙手搖撼着他的雙肩，像看見了久別的兄弟一樣。他是那樣愛他，及那樣佩服他；但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確，說什麼呢，要說的話太多啦，這別後的十天，水電廠的變化太大啦，不知從哪說起好。等到大家看見了吳祥泰的雙腳時，記起了他救火的勇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尊敬和同情都湧在工友們的心上來了。大家歇着那雙棉腳，有人摸捏那雙棉腳。

大家靜了下來，回到原來的坐位去以後，李占春一把拉吳祥泰到角落裡，一五一十地把最近十天來的情形告訴他；結尾，搶着嘴遙對着佟金貴說，『不行啦，眼下不吃香啦，』跟着又悄悄往陳祖庭那邊一指，『這兩天老實多啦！』

經過這一陣子亂，大家提不出啥意見來了，老孫頭張羅着：『咱該怎樣修機器，說吧，該怎樣處

理……。」

『再沒啥啦。』

『不大離啦。』

又經過一陣沉默，老孫頭看看大家，開口說：『大夥說完；我也來說一條意見，大夥看相當不當。不相當就取消得啦。說到楊家兄弟，心裡就冒火，他們忘了本啦。可是他們在日本長大的，在日本上的學，日本的書本兒把他們腦瓜灌壞啦。他們瞧不起咱，那是他們的錯，想遠點兒，也是日本鬼子之過呀。日本坑了他啦！再說，他倆也是動手的人，對咱新社會能有貢獻，咱也該原諒得點。擰走？不相當，誰來修機器？修機器不同劈拌子，不同刷鍋子；劈拌子劈大點小點沒相干，機件粗一米哩就不動啦，多一粒沙子也不能運轉啦。再說，鍋子是個死物，機器是個活的啦；它會使性子，鬧整扭……總之，把他們怎麼的也不犯難，在咱手裡呀；只是機器咋整？眼下不向人學，能修起來嗎？』

老孫頭說完，下面議論紛紛，抽煙的人，也趁這當兒掏出煙紙和黃煙來捲。

『機器讓他們來修行呀，只是，像已往那個樣開口就「八嘎」，動不動就瞪眼，受不了啦。』劉福要大家聽見，便大聲說了。

一向不做聲的劉月軒，這時也忍不住要說啦，他眼望着地說，『技術在人家手裡，咱不挨罵受氣咋行？要不挨罵受氣，非得把技術學過來。』

老孫頭興奮地接着說：『老劉兄弟說的對啦；別人不明白，耍手藝人可明白啦，不懂技術，吃老虧啦！』

「修好了，把他們搬走，把他們怎麼的也行！」李占春也在叫着。朱自珍馬上用手碰了他一下，反問他；「搬走他們，日後機器又壞了，你咋整？」

一陣混亂，大家都在原來的位置上交談。陳祖庭覺得很沉悶，自己暗暗想道：「像這樣的討論，沒頭啦！七嘴八舌，還能有個好主張？」他瞅着老孫頭那緩慢的作風，真不耐煩，輕佻地暗笑着：「他像個三天不添煤的鍋爐，沒火力啦。瞅瞅他，再討論十天他都不膩外。要我，去問問王經理就得了唄，合計啥呀。」

這時候，吳祥泰又忘記自己脚痛，推開衆人走到前面要求大夥靜一些。他挺起胸脯，提高嗓音說：「我也來發表發表啦。楊家兄弟，留下來修機器，可得有個條件，他們一邊修，咱一邊看，等他們修好，咱也看明白啦，這一來，就得看他們心誠不心誠；好，就將功折罪，不好，就不必客氣了。這也是考驗考驗呀。——」

吳祥泰還沒說完，人群裡爆發了一陣鼓掌表示贊成。許多人同時說：「對啦。」，「是個好辦法。」「好老吳！」，「這一下可把他們治住了！」劉月軒這一下高興的很，趕快找把椅子來放在吳祥泰眼前讓他坐下。人們比較平靜了一點，老孫頭又說了：

「老吳兄弟說的很對，這一來既把他們治住了，咱也學會技術了。咱工人要當主人，就得當個澈底。工人不懂使喚機器，還像個主人的模樣？」

人群裡帶着愉快的情調回答着老孫頭：「可不是」，「當主人當個澈底也好」，也有人悄聲懷疑着：「他們肯講麼？」又有人回答，「不講，他不怕咱？」

「老吳兄弟提的意見，我也來補充補充，」老孫頭繼續說「他們一邊修，我們一邊看好呢，還是他們只動口講，咱大夥，動手修好呢？」——爲啥？他們動手，一來怕他們搗蛋，二來——」

沒等老孫頭說下去，劉月軒已理解他的意思，興奮得，抬起頭來搶着說：「二來，我知道啦，動手比耳聽來得親呀，安過一次，記一輩子啦。」

吳祥泰又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雄亮地說：「老孫哥，我擁護你啦，你的主見比我的高一級。就這麼的吧。」

大夥全體都同意老孫頭的意見了，經過一陣鼓掌和喧嚷，老孫頭便又徵求着大家的意思：「咱們再想詳細些，看有更好的法子沒有……如果沒啥意見，咱還得把這些意見提上去，得問問呂副廠長，問問王經理呀，他們是咱們的領導呀。」

……

王經理同意工會提出來的意見。第二天緊接着開了一個動員大會，從王經理到工人，伙夫，職員，全體人員都參加。這個會是開得很成功的，不看別的，只看看楊家兄弟低着頭，垂着手走進了會場那害怕頹唐的樣子；看看大家忿怒情緒的高漲就够啦。

已往開會怕大家不說話，現在都搶着說啦。把大會主席忙的够噲。這幾天，老孫頭從王經理那裡，從大夥那裡學了不少東西。——「這半個月頂得上我四十八年。」他尋思。夜裡，他想着自己的進步，高興得睡不着。他和大夥一樣，開始愛他們的上級。「共產黨真有能人！」他衷心佩服共產黨人勇於糾正毛病的精神。他獨自翹起大拇指說：「偉大，偉大！會改，就不能錯。憑這，就能坐穩江

山。』

我們又看看大家的痛快勁吧，大會整整開了一天，人們始終都很興奮。連從來不說話的劉老漢也開了口，連連叫道：『滿洲國完蛋了。眼下真是民主國家了！……』著名的懶漢曹萬發和牟為樑開會時也不打盹，留心聽大夥說話，人家熱烈地鼓掌時，他倆也跟着鼓掌。張大嫂高興得領着婦道們燒開水，倒茶。這時候工人家屬已搬來八家，都穿上比較乾淨的衣服，輪流到會場裡倒茶，連朱自珍的年輕媳婦顧不上害羞不害羞，顧不上丈夫同意不同意，居然也到會場去倒茶。張大嫂有一次斜着含怒的大眼睛，用力吐了一口吐沫到福田的腳上。

大會決定了即日動工修第一號發電機，又提出了勞動競賽。末尾，王經理還講了話。他在講話中檢討了自己，誇讚了工人的力量；特別稱讚老孫頭；他又強調技術的重要，說『舊世界人們各自把技術保守着，生怕第一被人家搶了去，因此技術不能提高。新的世界呢，應當把技術獻給大家，啓發大家，然後從舊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我們要從不斷的創造與發明中爭取第一。要是保守，別人已創造新的，你這第一還是保不住。』最後他表揚了工人家屬為大夥服務的精神，他提議婦道們也加入了工會，成為工會的婦女小組，共同為發電而努力。

王經理說着的時候，老孫頭早已一拉二扯的把婦女們都拉進來了。真奇怪，沒叫她們進去時，她們想進去的不成，現在請她們進去呢，她們都躲躲閃閃。主席徵求大家的意見是否歡迎婦女小組時，老爺們都狂熱地鼓掌了。只有朱自珍一個人在那邊偷眼瞅着自己媳婦直生氣。

讓她們選舉小組長的時候才有趣呢，她們都唧唧咕咕地商量起來。

劉大嫂指着張大嫂說：『就選她得了唄。』

『不大離，也沒有比她更相當的了。』有人附和。

『別推了，張大嫂，就這麼的吧。』另一個大嫂子說。

張大嫂覺得很慳扭，打了劉大嫂兩下，擰了李大嫂一把，結果還是辭不掉，便只好挺着，在大夥的鼓掌聲中講了話；

『大夥瞅，我咋相當呀。說識字，數李大嫂，論利落，還有許多大嫂們，偏選我這個黑燈瞎火的。』她說着，覺得好一點，敢抬起頭來看看婦道們。『婦道得有個名兒呀。咱婦道也解了放，該各個有個名兒。我娘家本姓唐，爲啥姓他的張？——』

她沒說完，人們齊整地大笑起來。張大嫂有點發急，面對着王永明，要求他：『王經理，你給我起個名兒好不好？不要花呀草呀的，你給我起個解放點兒的名兒，姐妹們也每個人起個名兒吧……』

『叫新華好不好？』王永明高興的站起來，笑着說：『爲啥呢？過去是老中華，後來是滿洲國，那些國家都不好，都壓迫我們。現在是新中華的國家，是民主國家，是工農當家的國家，叫新華，就表示解放啦。』

大夥又都歡鬧地鼓了掌，女人們沒有名的都要求王經理，呂副廠長和李希賢給她們起名字。大會直到太陽偏西才散會。

79

這回修機器可不同啦，吃了早飯，一吹哨，各小組長便領着他的組員到機器房上班，可沒有一個敢拉後的。到了機器房，楊家兄弟帶領着工人們檢查機器，說明每一機件的位置，作用，壞的地方在

哪，該怎樣修。然後大家才動手拆的拆，洗的洗，到的到，錘的錘，按的按；每按一個零件，也得大夥瞅着。開頭，楊家兄弟講的含含糊糊，但是經過工人們的追問，討論，逐漸把他們的偷懶打破了。

每天晚上還是上課，一星期減爲三次。一次是檢討一星期以來大家工作的成績，好的壞的都要經過民主討論；老孫頭，劉福，和陳祖庭輪流擔任上政治課；李希賢上一次文化課；呂屏珍的保守思想給王經理的話打破了，也自動擔承了一次技術課對研究技術很積極。工會要求婦女小組參加上政治課。

張大嫂原是個熱心腸，好動的婦女，自從被選做小組長，又聽了不少的道理，心裡開朗了不少。那一次動員大會散了之後，朱自珍曾經揍了他媳婦一次，爲的是討厭她到會場倒茶，參加婦女小組。平常他老婆挨了揍，不敢吱聲，只偷偷流淚；現在看見有了個婦女組，膽子壯了點，丈夫揍了她，她便放聲大哭大叫起來。一鬧開，張大嫂便領了幾個婦女前去勸架，幾個女人說好說歹，又硬又軟地把朱自珍好一頓說。朱自珍覺得沒趣，便溜掉了。朱大嫂從此就爭取了合法的地位和大夥一樣出來開會，上課，學歌子。和參加勞作，生產。

「咱婦女小組幹些啥好？人家一天淨忙着幹活，競賽，咱不勞動，不拉後了嗎？」有一天張大嫂和婦女們合計，大夥想了半天，七嘴八舌地商量了好久，最後，決定了每天午間送飯到現場給幹活的人吃，省得他們跑上山一次，此外還給沒家口的老爺們大拆洗縫補一次。

第八章 老孫頭在屯子裏

下了一場大雨。機器房的屋頂漏了。好幾個天窗鏜流下的雨水把機器也澆了。晚上上課時大家討論怎樣克服這個新的困難。

自從工會改選後，老修便很少出頭露面的機會。這時他獻獻殷勤，提議道：「本廠原來有很多馬口鐵，上好的。打八、一五後，都給屯子裏的老百姓拿跑了。不信，下屯裏一瞅，豬圈羊圈都用馬口鐵圍的。咱可以取回來，莫說一個房頂，修兩個房頂也足夠用。」

「那麼，你去取回來吧，老修。」張榮才故意給老修一個難題。

陳祖庭想立點功，並且覺得這個差使只有他一個人能辦，「誰都摸不開情面，老孫頭更不成，他怕得罪人——」他就站起來說：「那麼的吧，這件事交給我好了。」

有人鼓掌，表示通過。自從開動員大會以來，大家學會了鼓掌，動不動就拿鼓掌來表示同意。特別是婦女們，認為鼓掌是最高時髦的東西。

老修提完意見又後悔了，因為他家裏馬口鐵拿的特別多。第二天天沒亮，他便下屯告訴他父親趕快把馬口鐵拆下藏起來。「可不敢告訴別人。」他囑咐說。但是他父親却把這消息告訴了弟弟和表妹

家；那兩家也就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了相好的；相好的又告訴了相好的。結果，不知道這消息的只有兩家。陳祖庭是個機靈人，他怕走漏了消息，一吃過早飯，便領了潘玉山，帶了幾條繩子下屯子去。他一到，有一家正在拆馬口鐵。陳祖庭趁勢上去，很客氣地說：『老鄉，這馬口鐵是咱廠裏的啦，咱要收回去修房子啦。眼下的國家不同滿洲國，軍民是一家子，公家的東西，咱應該送還才對呀。』

老鄉回答他這馬口鐵是從西涼鎮買來的。陳祖庭又說：『你不要摸不開啦老鄉，這屯子的馬口鐵都是水電廠來的，咱用不着時，你們用用沒關係；可是眼下修房子要緊呀。』他一面說一面叫潘玉山動手網馬口鐵，那老鄉自知理屈，也只好讓他們拆。他到各家門前瞅，看見豬圈雞窠羊圈都拆過了，有些已新搭上些木板，高粱桿啥的，但大部份都是拆下來還沒裝上。他尋思，『這一定有鬼，他們爲啥都拆去了呢，難道有人通了消息？』再往前走，另外有一家還沒拆，陳祖庭對那老鄉說明來意，要動手拆時，老鄉堅決不讓拆。嚷叫着：『不錯呀，這是電廠的材料，可是眼下是我的啦。誰叫你們那時不來經管呀；馬玉山還搶去不少東西哩，你們爲啥不問馬玉山要去？咱這是明拿的。你拆走了，我這豬崽子就完了。』他老婆也從屋裏跑出來哭着，陳祖庭怕事情鬧大了，只好作罷，和潘玉山扛着幾塊馬口鐵回廠來。

晚上上課，陳祖庭把這件事情經過說了，大家要討論，老孫頭對大家說：『先不討論吧，今天待我去試試，不行時，大夥再合計。』

大夥聽了孫主任的話，便放了心，安心上課了。

晚上下了班，不等吃晚飯，老孫頭便下屯子去。他一股勁跑到老劉家門口坐下來。老劉是三姓屯

的老戶，歷來租種別屯的地，家有六口，缺牲口，家景過的不好，他是個一歲子，比老孫頭小不大點，和他一嘮起來，挺對勁。屯子裡人家剛吃過晚飯，看見老孫頭來了，都三三兩兩地各人刁了支煙袋走近他來。

「聽說你昇了主任啦。」有人恭維地問。

「眼下當主任就是當差的，聽候大夥支使就是了；不同僞滿啦，眼下是民主國了。」老孫頭謙虛着。

「那還用說，眼下不同啦。滿洲國還選得上你老孫頭？」老劉說了。「咱種地的，也不同已往啦。人家別的屯子都鬥爭呀，分地呀，咱這小屯，工作隊揪不上。又沒老財，鬥誰？唉！」

「可也不能這麼說，工作隊是心向着窮人的，今天不來，明兒能來。」

「什麼？老孫頭，你說工作隊明兒能來？」一個中年的莊稼漢着急問，可是，他立刻又嘆氣，「工作隊能來也沒用，這裏都是窮人，沒地主。」

「我問你們，沒地主，你們租種的是誰的地？」老孫頭大聲問。

「是外屯地主的，人家鬥倒他們與咱沒相干！」

「不啦，」孫懷德高聲叫道。「那兒地主倒了，地給分了，也有你們一份呀，還忘得了你們受苦人嗎？」

老孫頭的話，給三姓屯帶來了很大的興奮。來聽的人越來越多，從人們嘴裏噴出來的青煙也越來越濃。老孫頭便轉到別的話題上：

「豆油多錢一斤？」

「不用提啦，一百六，又漲了。」老劉回答說。

「你們點燈每個月要點多少斤？」

「還談得上點燈？只是有小崽子，夜裏哭呀鬧的，沒燈不成。吃都顧不上，還要點燈？困難呀！——另一個莊稼漢說。」

「已往用電燈花多錢？」老孫頭皺着眉問。

「你老忘啦，那是小鬼在的時代裝的電燈，爲的是火鋸工廠，不是給的咱。電，還讓咱用嗎？再說也用不起啊！」一位婦女說。

「明兒發出了電，這屯子可以用電。眼下民主國不同滿洲國，它心向老百姓，讓用的。」老孫頭有把握地說。

「聽說上頭又叫修啦，真的嗎？一個也沒叫蹲笆籬子，度量真大！將來發了電，全靠孫主任對上頭說句好話，好讓咱這屯子亮一些。」另一位婦女說。

「李嫂子，現在上頭最愛護老百姓，讓用的。共產黨是聽大夥的話，用不着我姓孫的說也罷用。」老孫頭接過老劉遞給他的煙桿，吸了一口，又說：「眼下，機器修是修，只是缺一樣東西，怕修不成！」

「缺啥呀？」一位婦女着急地問。女人們唧唧咕咕地交頭接耳；老爺們也從嘴裏拔出了煙桿靜聽老孫頭的回答。

「啥也不缺，機器也保險修得好。只是機器房頂兒漏了，要修。不修呢？機器修好也會澆壞。要是蓋上一層洋鐵皮，那就保險。」老孫頭慢吞吞地說了，又吸一口煙。

「那容易，我家就有幾塊馬口鐵，就是怕不夠。」——老劉熱心地說着，他老婆不樂意地瞅了他一眼；他那十八歲的兒子不等父親說完就跑開，從水稻垛子下面抽出了六大張馬口鐵來，一直拖到老孫頭跟前。並且補充着說：「屋裏還有兩張。」

老劉站起來，把煙桿插在腰圍上，瞅着馬口鐵，說：「大夥合計一下吧，這幾張不夠啦，得想想辦法。」隨即他又蹲下來，用手去掉鐵皮上的髒土。

「我家的也勻出來吧。」姓李的說。他就是早上和陳祖庭鬧，不讓拆他的豬圈的那一家。現在他頭一個響應老劉的話；這一來，好幾家也自動拿了出來，有些心裏不願拿的，又怕將來點不上電燈，也只好隨衆；老佟爹也說服了老婆和兒子，交出了一半。

一時百來張馬口鐵在老劉門前堆放着。孫懷德站起來皺着眉說：

「把你們的豬圈揭了頂也不像話啊。還得——」

「拿去吧，機器要緊！」有一個老鄉說。

「那麼的吧，」孫懷德張着兩條長長的胳膊，笑咪咪地表示着感謝的意思說，「廠裏有一些零碎的木板，你們交出鐵皮來的，就拿個三塊五塊回來湊合湊合，修修圍頂；咋樣？」

老鄉們高興了，當下年青的便自告奮勇替老孫頭把洋鐵皮措回電廠。

老孫頭把上課耽誤啦。把鐵皮安置好，把背着木板歡天喜地往回走的老鄉們打發走，他便摸到厨

房裏去吃了一點涼飯。飯吃罷，他才發現別人給他留了一大碗菜，可是他已吃不下了，擦一擦嘴，便趕到課堂裏去。

當天夜裏老孫頭彙報時，王永明從頭到尾詳細地問了一遍，越聽便越覺有意思；後來他又和他談到過去他如何哄騙大員，如何引導大夥刨冰撈油；說得王經理連連點頭佩服。

「這就是群眾路線，你真正和群眾結合起來；你不僅和工人弟兄結合，還能和農民結合，難怪你原是莊稼人出身！……」王經理用許多理論來證實這些範例。

老孫頭被誇讚，略帶拘束，隨即就坦然了，回答說，「這沒啥，這沒啥。支使一個人，支使兩個人，挺容易；支使大夥，不容易。支使大夥，首先要明白他們怨啥，盼啥，然後能去了他們怨的，告訴他們盼的能盼到，該咋樣盼法，——這樣，就叫他們往死裏拚也幹啦！」

王永明全神傾注地聽，尋思道：「他是從實際中得來的規律，我懂的是死的教條。怪不得毛主席叫我們向工、農、兵學習！」可是他沒有說什麼，只緊緊握住了老孫頭那雙粗大的手掌。老孫頭呢，老覺得王永明懂得的又多，辦法又好，還那麼謙虛，說不出地心服他，他想：「咱王經理比那個李主任也不賴。」

對於老孫頭的工作方式，王永明特別過細研究了多次：他用訴苦的方法發動大家刨冰保護機器；用激將，帶頭的辦法叫大家撈油；以啓發誘導的辦法帶引大夥創造集體修機器；到屯子裏呢，又能站在群眾的利益中，替群眾解決了困難，收回了許多洋鐵皮；——這許多事實，王永明覺得值得他今後在工作中不斷地去體現。他並又拿這些範例三番五次地反復向陳祖庭進行教育；也特別在工會上了一

課，叫大家向老孫頭這種精神和方法學習。

這一次王永明在玉帶湖只住了十天，但這十天對他是很充實的，很寶貴的。他打算把陳祖庭調到公司裏工作，但孫懷德和吳祥泰都表示廠裏離不了他，並相信他的弱點慢慢能克服。王永明覺得把他留下跟大夥學，跟老孫老吳學也有好處，便取消原來的打算。

玉帶湖一切都在變動着，李希賢雖然外表還能保持住冷靜和謙虛；可是腦子裏也亂了套。人們越興奮，他越覺寂寞；大夥越團結，他越孤獨；人們一天到晚高高興興，幹活也有勁，說笑也有勁，却從早到晚煩腦，懶散。再說，他也沒處消遣消遣，或出出氣，娘舅老修和小宋呢，雖然說話投機，但這些日子來他們也垂頭喪氣。跑到呂屏珍那兒，過去他都是用文雅優閒的態度迎他的；現在上他家，他總忙着技術的問題，要不就和楊家兄弟開小會。

那一天傍晚，吃過飯，他感到實在無聊，便跑到住宅那邊閒溜，剛好張大嫂出來潑水，和他打了個招呼：「李大哥，好久不上咱家來啦，進來呆會吧！」張大嫂自從加入了工會，當了小組長，在大夥跟前說過話之後，便覺得自己和老爺們平等起來了。說話時總喜歡「你們，我們」地稱呼着；人多的地方，她總上前去看一會；人家談論問題，她總得發表一點意見。李希賢依了張大嫂的話，走了進去。張榮才正盤着腿坐在炕上捲黃煙。他那剛會走道的男孩子正吃飯，自己拿着筷子，讓椅子粥糊了一嘴一鼻子。

「張大哥，你好久沒上城裏溜躑啦。」

「可不是，兩三個月啦。」張榮才遞給他一顆煙捲。

「不悶氣嗎？活動慣的人靜不得。」

「沒法，湊合湊合得了唄。」他吸了口煙。「現在廠裏好歹有個眉目啦。」

「那比起滿洲國遠去啦。在滿洲國，還能委屈得一個開車的。歐歐你現在過的啥生活，自己吃不上粳米白麵也就罷了，連孩子也吃不上粳米白麵！」

「偽滿那時代錢多是一些，」張榮才現在把滿洲國改叫偽滿了，他自己並不覺得，只是李希賢一聽就聽出來了。他繼續說，「可是心裏憋屈得慌，挨耳光，挨鞭子，混蛋，八嘎不少罵，真够噲！眼下窮是窮，窮得平等！」

「共產黨就拿平等來收買人家。」李希賢冷冷地說。

「你說的可有點不相當，自古上頭能用錢收買人，幾時聽過用平等來收買百姓的呢？幾時見過讓老娘們和老爺們一塊站，一塊開會的呢？」張大嫂拉起衣襟擦手，認真地說。

「讓老爺們和老娘們一塊站自然不錯。聽說還讓老娘們隨便和老爺們一塊睡覺呢。」李希賢還是冷冷的，輕蔑地說。

李希賢這句話可叫張榮才冒了火，他聽了好像受了污辱似地。自從他老婆當了小組長以後，他雖然有點眼紅，但心裏總還高興，覺得光榮。他大聲叫道：

「你親眼看見過嗎？」

李希賢吃了一驚，他並不怕老張生氣，他只驚詫張榮才變了，過去最喜歡說八路軍壞話，現在却站在八路軍這邊來辯正啦。他覺得不對頭，便馬上收回他那付陰狠的冷面孔，換上笑容道：「那是

聽來的，頭年聽來的，誰親眼見過。」他覺得談不下去，只好搭訕着走了出來。走到外面，人們來來去去，似乎忙得很；不呢，便是三三五五地坐在一塊，談論機器或討論問題。過去人們看見他，客客氣氣地鞠躬點頭，或者招呼說：「李司務，來，嘮一會。」現在人們忙的好像沒看見他。他一個人好不悶氣，後來他想着好久沒到陳祖庭那裏了，便順步走到他家。陳祖庭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鉛筆不曉得寫什麼，看見他來，便把紙藏起來。李希賢裝作沒注意，文雅地笑着說：

「陳主任，」他又立刻改口說，「哦，陳股長，你好清閒呀，抱着孩子享天倫之樂呢！大嫂呢，到婦女小組開會了吧？」

這半個月來，陳祖庭受了許多教育。開頭，王經理批評他的作風是包辦代替，他不能接受；對老孫頭，他不佩服。不過這半個月來，工作進行的確順利多了，大家團結了；再加上老孫頭和吳祥泰耐心處處幫助他；他心裏面的自滿和嫉妬撲了一個空。當初工會改選時，他垂頭喪氣，抱怨組織，又害怕受處罰，情緒十分低落。大家都在不斷前進，而且進得那麼快；他好像本來在隊伍中和大家一塊兒走，突然他自個站住了，而大家仍然繼續前進，他拉在後頭啦，孤獨地拉在後頭啦。經過了苦腦，經過和正確思想的鬥爭；他尋思：「人家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人家能進步，我不能進步？人家王經理也處處檢討自己，說自己不接近群眾，說犯了官僚；我還能不犯官僚？」他摸開了，心也放寬了。聽吳祥泰常說共產黨員怎樣好，當一個共產黨員多光榮，他尋思：「好不好當一個共產黨員呢？」他和老婆商量，老婆的意見是過兩三年看看也不遲；和劉月軒商量，劉月軒說，「不是共產黨員也能開機器」，和吳祥泰老孫頭商量，他們兩個都說好，並說準備找共產黨去，老孫頭還擔憂地說：「怕人

家不要咱！」陳祖庭獨個兒下了決心，也不再和誰說，便向王經理提出入黨要求。王經理叫他好好虛心向大家學習，反省自己，加緊工作，過幾天可寫個自傳，寫明自己的歷史和思想。這幾天夜裏，他正苦苦地寫他的自傳。他一拿起筆，便覺不如拿鉗子錘子自在。平常，他還以為自己認得不少字，一動筆寫，那些字便都翻了臉，不認他了。這時候他正寫他的思想，他想寫，「我犯了官僚」但犯不會寫，僚字也不會寫，煩惱得很。李希賢進來了，想問他字，又怕他追根究底，識破他腦子裏的密，便只好藏過紙，沒精打彩地應付着。

李希賢看見第一句話沒打動他，便進一步試探說：「你辭了主任，大家都在想你呢！這也是群眾的力量呀。」

陳祖庭才注意聽，把孩子橫抱起來，想了一想，「溜鬚來啦，我可不再上當啦，老修把我坑够啦！」可是他口裡說：「我應該趁這時機向大家學習學習。」

「自然也有人贊成孫主任，說他行，有能耐；可是一個人安一個心，世上難免有偏心人。」

「你說的可有點不合理，誰當主任都是爲人民服務，誰當得好，大夥就擁護誰，這也不算心偏。」陳祖庭有點慷慨激昂地說了。他覺得只有這樣說才對得起老孫頭，對得起工會，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只有這麼說才能表示自己的政治認識強，公正，比李希賢高出一等。

李希賢感到陳祖庭態度有點變硬，說不進去，便裝成嚴肅地說：「陳股長的寬宏大量真叫我佩服，我恐怕學一輩子也學不到。……」

陳祖庭趁勢給李希賢說了一大篇道理，說的李希賢不耐煩得很。懷抱裏的小孩哭鬧的不成，李希

賢就趁勢告辭出來。回到屋子裏，悶得慌，直想發脾氣。老佟瞅着他那鐵青的面孔，膽怯地說：

「誰又招了你的氣了？」等了半天，外甥不搭理，他又嘆口氣說：「沒有肉的時候，吃點蔬菜也成，你非要肉，那不自尋苦惱。你瞅，滿洲國的時代還能再來麼？中央也盼不清！管它什麼國家不好，有飯吃就得啦。」

「你懂啥？你懂啥？」李希賢躺在舖上，憂傷地拿胳膊壓住臉說，「吃肉吃菜都不隨我呀，你懂啥，我也出於無奈呀！」

舅甥倆都懶點燈，房子裏暗得很，李希賢那沒力的聲音給越來越濃的黑暗吞噬了。

第九章 慶祝勝利

第一號發電機的副勵磁機和主力磁機都沒有壞，只浸過，要乾燥；直流勵磁機也沒壞，只是固定子有許多地方漏銅線，工人們用雲母片和黃膠布纏上了。

發電機軸上翹水壞壞，歪扭的不像樣，劉月軒，張榮才幾個人商量的結果，用千斤來壓它，才恢復了原狀。螺絲釘銹住不動了，用扳子一轉，釘頭斷掉，釘子便銹住在洞孔裏。瞅着是個小事，但是要把釘子去掉，却費了工人們多少心思。碰着類似這樣的事，有時候連工程師們也束手無策，因為

書上沒有寫過這樣的問題。

水壓系統有許多處膠皮巴金接頭的地方都壞了，工人們都把它修好。只是水門主辦給炸的蝸虎。工程師和工人們爲它會開了幾次討論會。後來，工人們決定分晝夜兩班，突擊了六天六夜，才算把主辦修好。其餘少的缺的，從第二號發電機燒毀剩下的，取下來補充。

一共花了十六天工夫，第一號發電機全部修好了，連乾燥，一共花了二十四天。劉月軒和吳祥泰兩個人十天沒回過宿舍，十天沒洗臉，也顧不得上課，累的不成就睡在機器旁邊，睡醒了又幹，雖然大家規定每班幹十二小時，但他倆每天平均都幹十五六小時；其餘的工人，至少的每天每人幹十小時，多的十三四小時。

機器修好時，大家累的都瘦了，特別是劉月軒和吳祥泰兩個黃瘦的不像話；張榮才拿汽車上掉了玻璃的燈框比他倆的眼睛。可是大家的精神都那麼好，彷彿再熬半月一個月也不在乎的樣子。吳祥泰的燙傷，也在緊張的工作中好起來了。

王永明離開玉帶湖已經半個多月。第一次修發電機他很放心，因爲他尋思，技術有那些工程師，發動工人有陳祖庭。第二次修發電機，他也很放心，却是因爲他覺得他已把發電廠交給全體工人。要是說第一次是盲目的放心，那麼第二次應該算作受過痛苦教訓後的對群眾的信賴。

「你是不是該到玉帶湖去看看？」那一天晚上李科長提醒王永明說。

「明天吧，大概這一兩天得試運轉了，我要去看看。那邊已和火力發電廠接上了電話了，有事能

連絡。」

王永明正說着，燈亮突然暗了一些，跟着火力發電廠來電話告訴他，玉帶湖已於三小時前發電，現在使用的已是那邊的電了。王永明興奮得不知道怎樣才好，拿起耳機又放下了，提起鋼筆來，却又不打算寫什麼；他戴上帽子，穿上外衣，還沒等扣扣子，便又脫下來。在房子裏急步走來走去，後來他偶然抬起了頭，看見毛主席相片跟前，像碰見了熟人似的，那麼熱烈，那麼高興地站住了，聲音激動得發抖地說：

「毛主席，有了你，有了你的思想的領導，我們啥事都會成功。——五穀會豐收，軍隊會打漂亮的勝仗，破電機會發出電來，人們的錯誤會糾正。有了你，破的會變整的，舊的會變新的，懶的轉動快……」

一天到晚都在算賬的李科長這時也緊張得很，在那裏自言自語：『那麼，該告訴他們，電壓力不能太大啦。』

王永明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又匆忙地走到電話跟前，用力搖了幾下搖把，大聲叫道：「火力發電廠……多少電壓？五千？多少負荷？不太亮呀，線路之過？……」

這一夜王永明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火力發電廠來了人，他問了他，但知道的情形並不多。一直到後晌，陳祖庭從玉帶湖來了，才滿足了王永明所要知道的。陳祖庭也沒有好好說話，昨夜夜裏還轉成功那種狂喜還保存在他身上，說起話來有點瘋瘋癲癲，沒頭沒尾。

「劉月軒掌的水車，老吳管的配電盤，還是呂廠長把的布雷機，消防和警衛，便是老孫頭和我。福田他們垂手站在旁邊，李占春朱自珍監視着他們和可疑的人。」陳祖庭氣喘着。王永明插問說：

「誰是可疑的人？」

陳祖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那還有誰，就那個姓佟的，修機器以來，數他的怪話最多。」

「那麼，你說下去吧。」王永明溫和地說。

「發電前，宣佈了紀律啦，除了把機器的，誰亂動就細起誰來。唉，難說——心跳啦，砰砰的，五里路都聽得見；汗直淌呀。這一回跟頭一回不一樣，電壓越高就越操心。那時候，誰敢透氣呢！運轉成功了，人們還不敢大聲說話，小伙們高興得沒法，便到機器房外面去翻筋斗。真好笑，準備好的水和水管，到現在還不敢去掉。」

「慢一點，聽我講呀，人們爲啥高興，爲啥比頭回高興得蝎虎？難怪，——自己親手修好的機器，自己親手發的電呀！」

呂柳依在旁熱心地重複他的話：「工人們自己修好的機器，自己發的電呀！」

王永明聽完他敘述，又問了他許多他遺漏的，特別關於技術上的問題，他開始在房子裏有規律地踱來踱去，大概有一刻鐘不說話。這一刻鐘裏，呂柳依早已因事走開，陳祖庭却悶的慌，他了解王經理一陷在沉思裏就不再說話。他不敢吱聲，可是滿肚子的話，說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最後，王經理叫他回去和工會商量，佈置五天後的慶祝發電大會。他又告訴他開會時可能發給大家物資的獎勵，專署和司令部首長可能去參加；但隨後又囑咐說：「可是你不必預先宣佈。」

陳祖庭向公司領了一點錢，到店裏扎了兩面旗子，買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和林司令的相片，和準備寫標語的各色有光紙、紙花、萬國旗、瓜子、榛子、茶杯……他一路回去，一路計劃佈置一個出色

的會場，還準備請吳祥泰耍個拳，李希賢李占春來個雙簧，婦女會來個唱歌……。

聽說要開大會，張大嫂領四個婦女，到外邊去採山裏紅、榛子、蘑菇、野花，準備開會用。她們一律用帕子包了頭，手裏提着提籃，一路走一路說說笑笑。

「開了機器，明兒就會發薪水，咱小玲該扯點布給她縫一件褂子。」劉大嫂說。

「可不是，他的鞋也完啦，白布褂子也不像話了，破的破，油的油；下了班一股味可薰人得慌！」朱自珍媳婦插嘴。

「唉唷，瞅，什麼嬌嫩的媳婦，油味把你薰啦，你不用嫁給耍手藝的啦。」

「大嫂們不明白，他太埋汰啦。偽滿那時代，幾時見過耍手藝的不分晝夜幹的？這些日子，他回家住過兩夜，叫他脫下衣服來洗洗，他一聲不吱就走了。我把乾淨衣服送下去，他把臉一板又走開了。」

「唷，他只回去住過兩夜？那委屈了你啦。要我就找個男人來陪陪。」

幾個女人齊聲笑了，年青的朱大嫂給羞的不成，摔下提籃，追逐着她們，抓到一個便狠狠地打，鮮花撒滿一地。

她們沿着不寬的汽車道，向大湖走去，但爲了陰涼，有時也穿過狹隘的小道。野草已長的很繁茂，高的已過膝；快秋天了，樹葉子綠的發黑，鮮艷的野玫瑰和野百合花早已開罷，只剩白的點星花，末樣的芍藥和各色的野菊花。山裏紅熟透了，一團一團掛在樹桠上，榛子粒可不小，但是不够熟，不好打。她們不知不覺走到湖邊。這兒湖面有七八里寬，最寬的地方數南湖頭，有三十里；湖長據說

有一百八十里，是個長條湖，所以叫玉帶湖。湖的那面是摸頂山，山頂上是鬚茸茸的森林。森林裏有黑瞎子，有豹子。日本人在這兒採過不少木材，至今還一排一排用粗鐵絲繫在湖邊；那時候抗日聯軍也常出沒於摸頂山，把採木的日本工頭殺死在森林裏；中國工人躲在樹林後面瞅着，看見日人死了，便把身上帶的乾糧送給抗日聯軍，才散去。這些故事女人們聽的不少，可是現在她們坐在湖邊，瞅着摸頂山，把故事忘了，不，給新的生活，新的興奮代替了。

沒有風，天空是蔚藍的，太陽照耀着這深綠色的平靜的湖面，活像一面平平的，起着反光的鏡子。陽光猛烈的時候，湖面是白色的，閃亮的；平時，湖却是柔和的深綠色，像一塊厚玻璃似地。有星光的夏夜裏，吹着一點微風，長長的黑色的玉帶湖便跳躍着許多閃光的星點，和天上的銀河比美着。啊，她比銀河更富於風韻。下起細雨來，玉帶湖更是迷人地美麗，那是銀灰色的濛濛的一片，像半醒的美女，又像帶淚的嬰孩——那麼單純，那麼可愛。它那雄渾的銀灰色，啓示着人懂得用力量去衝破困難，去追求光明。玉帶湖也有憤怒的時候，括着大風，她便興起兩三丈高的浪，風吼的聲響，由浪的尖頂一個接一個地傳開去。

女人們脫了鞋，並排坐在一隻倒扣在湖邊的破木船上，讓腳丫子浸在水裏。劉大嫂談着魚，年輕的朱大嫂淨瞅着鏡子似的湖面。她想起了五年前在親戚家看見一塊柔軟的藍綢子，一直盼望自己有一這樣一塊綢子，但一直沒有盼到手。可是那塊綢子沒有湖水柔軟，好看。她又記起了在財主家看見一面大鏡子，會照過她美麗的姿影；玉帶湖是一面多大的鏡子呀！「我能站在湖面上照一照多好！」她尋思。

遠遠的對面，出現了一點小黑點，那小黑點慢慢變大，像隻螞蟻在玻璃上爬着似地往湖當中來。不

久，後面又出現了一個小黑點。

「啊，那是老金頭兩父子的打魚船。」李大嫂判斷說。

「咱工會定了三百斤魚，這該是咱的了吧。」張大嫂說着，站起身來遠望一下，但除了兩隻浮起來的鞋子似地往這邊漂來的魚船之外，啥也看不見。

「開會還得三天，魚不臭了！」朱大嫂說。

「不，放在水車旁邊，放在風口跟前，莫說三兩天，半個月也臭不了。」

「三天？明兒得動手做啦，百多人吃飯啊。」

朱大嫂提議到瀑布那兒看看。她們便穿過一座小山和許多小樹林，跑到瀑布跟前。這瀑布原是大湖裏的水。來到這一道隘口，地勢突然中斷，低下去，成一個橢圓的大池子。池子那一頭是一條溝。大湖來的水到了隘口，跟着地勢的突然低陷便成爲瀑布；橢圓的池子很深，所以傾瀉而下的瀑布到了池子以後，水便平靜地沿着溝流下去，進了江。瀑布有十來丈寬，有七八丈高，聲勢有如萬馬奔騰，有如衝鋒陷陣，有如十萬遊行隊伍的高呼口號。瀑布激起起了無數泡沫，飛濺到幾丈外；瀑布充溢着力 and 光，叫看久的人頭暈；瀑布像南方夏天那種飛捲前進的閃亮的白雲，使欣賞的人感到壓迫。女人們緊緊擠在一起坐在邊沿上。朱大嫂每次來湖邊總想去看看瀑布，一看見瀑布她又害怕，心裏叨咕着：「他在多好，我扶着他胳膊。」張大嫂膽子比較粗，她不害怕，但是當她瞅瞅那怒號的雄壯的瀑布，瞅瞅下面據說有十五丈深的深奧不測的平靜的池子的時候，馬上便會想起自己的孩子會害怕的，於是她慶幸地想：「幸虧我沒抱孩子來。」

大自然的雄偉景象洗滌人們胸懷中可笑的瑣碎、煩擾。它給人以威迫的感覺，同時又刺激人們的智慧和雄心：「超過它！戰勝它！」女人們看着瀑布，各人幻想着各人的心事，並都從這天神的織布機似地飛瀉的瀑布中得到解答和滿足。幻想，往往引導人們前進，往往使人們精力充溢！她們和別人一樣，都願意爲自己的幻想而奮鬥！但她們似乎更現實一些，從今天的基礎上去想明天。她們雖然暫時忘了瑣碎和煩擾，但她們還惦念着要採花、菓，要看看老金頭打了多少魚，又惦念着家裏的孩子要哭和鬧……呆呆想了一會，她們都不約而同地要回去。

「回去吧，老金的船要靠岸了。」李大嫂一說，大夥動身往大湖走去。

到了湖邊，船已靠了岸，女人們搶着上前，雜七雜八地問。老金頭解下腰圍裏的腰帶擦着汗，坐到破船上，用手指撥開銀色的短髮，慢吞吞地說：

「淨是拗花和花路，四、五條拗花都十來斤重。我老金頭多年沒打過這多這大的拗花呀，也是那共產黨當官的有口福。」

「你老心眼好，給他們打大拗花。」劉大嫂說。

「不解，我老金頭在這疙疸打了五十七年魚，滿清時代我打魚，中華時代我打魚，滿洲國時代我打魚，八路國家我也是打魚。我心不偏向誰，誰有口福便吃上大魚。」老金頭神氣飄逸地仰望着天說。

「咱廠裏有一個三朝元老，你却是個四代遺民。」

「你們這些小丫頭抖啦，比我看的多，見的廣！可是你們聽不懂風在嘮嗑，看不到湖啥時候笑啥

時候哭……」

「湖是個湖，還能笑，還能哭？」朱大嫂嘻嘻地笑着問。

七十歲的老金頭和婦女們說笑了一陣，便提出警告說：「有一場雨，你們瞅瞅頂上那塊雲彩。你們走快的能趕到家，走慢的，正好洗個澡。」

女人們在湖邊玩够了，也就起身往回走。張大嫂覺得那朵雲很淡，不能下大雨，要是颳點風，作興下不成；便建議一路再檢點東西回去。她們分了一下工，張大嫂派上了檢蘑菇，她獨個兒淨往草裏尋。開頭，她還聽見後頭她們的笑聲，一會便什麼也聽不見了。她檢滿了一提籃蘑菇，滿心高興地準備尋她們一塊回去，但是突然肚子痛起來，她一瞅，四面無人，便在密密的榛樹叢裏蹲下來解了大便，肚子也輕鬆了。正待站起來，却聽有男人的聲音，她嚇的往下縮，也不敢透氣。

「饒了我吧，叫我叩頭下跪，偷我的祖宗行呀，我就沒有膽量幹這一手。」那分明是老佟的聲音。

「論時間，我沒工夫和你講條件；論教規，你是二十四輩，我比你大一輩。」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你樂意幹就幹，不樂意幹也得幹……不幹呢，你自個跑得了，你的家也跑不了，大小十來條命，遲早在咱手裏；幹成功了呢，中央會賞。」

「我不是心腸軟，只是沒膽量，一眼就給人看出破綻來，害了你們。」又是老佟那顫抖的聲音，「你們去請我外甥吧，他……」

「哼，你是你，你外甥是你外甥，他又不在機器房……你怕的啥呀，也不動刀動槍，大夥吃的醉

薰薰，只聽槍一響，你把那玩藝兒一扳，不就都黑天暗地了嗎？誰也不知是你幹的。」另一個男子說。

「你說的，人家電話都裝起來了，不會往城裏連絡，往西涼鎮連絡，救兵一來，連你們也——」

老佟企圖用反問來壓服他們。

「用不着你操心，電話有別人管。」

「得啦，別和他扯了，喂，佟大哥，今天你答應了最好，不答應也休想回去……咱把機密告了你，讓——，那咱還能和八路爭天下！」那個中年男人的口音。

隨後張大嫂聽見了壓低的聲音，聽見了扳槍機的聲音，聽見了哭求的顫抖聲：

「我答應啦。問良心，你們逼我……反正只有死……死……照管照管我那可憐的老父親！我那可憐……」

「呸，左一個死、右一個死。死不了啊。——」

「記住，黑夜九點鐘，第一聲槍響爲記。小心你的腦瓜，……這點錢你先拿去用……」

張大嫂都聽明白了，她蹲在草叢裏直哆嗦，與其說她害怕，不如說她憤怒。等那批壞蛋走遠了，有半個鐘頭，她才探着腦袋，瞅着四週都沒人，挽起一提藍蘑菇，咬着牙根鎮靜着撲通撲通跳着的心兒，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在路上澆了一點小雨。到了家幸喜沒碰見老佟，女人們都爭着質問她爲啥這時候才回來；她隨便撒了個謊，便自個躲在屋裏不曉得怎樣好。她把孩子領回屋裏，哄他睡覺，自己一會坐着發獃，一會躺下想哭，一會想站起來去找老張，經過長時間的尋思，她覺得萬萬不能告訴老張，老張這牛脾氣一來，和老佟幹開；那麼，他們一家三口，完了，廠還是保不住。這是大夥的事，

我該告訴大家，等大夥向老佟問問。」但是她又覺得這樣不好，大家嘴不嚴實，老佟一定抵賴，廠還是保不住。

「老孫頭嘴嚴實，人也有見地，大夥信服他，王經理也看重他，我講給他聽咋樣？」她覺得這條主張對，後來又再補充上一條理由，「唔，他是工會主任，不是？我應當對他說。我也不算多管閒事，這是性命相關，我又是婦女小組長……」

在屋子裏磨菇了半天，心裏已平靜了一點，下決心找老孫頭去。一出門口，劉大嫂却纏着她問明兒殺的豬該做幾樣菜，她和她扯了一陣，對付過了，隨即跑到工會，老孫頭總算在那兒坐着，但是小宋、李希賢和陳祖庭正在那兒和他計劃開慶祝大會的事情。她一進去，沒頭沒腦的說：

「啊，老張不在嗎？」

沒人搭理她，她走出工會，在外頭轉了兩轉，踱回去正碰着李希賢打裏面出來：這兩個人心裏都有事，神經都很緊張，走路又急，因此撞了個滿懷。張大嫂在肚子裏罵道：「看你這狼心賊膽！」可是她勉強笑一笑，說：「你忙壞啦！」

「可不是！」李希賢笑嘻嘻地，邀功地回答一聲。

「老張還沒上來麼？」進了屋子，張大嫂又問了一聲。

「我的好閨女，還沒上燈哩，就等不得了麼？我女婿要八點才下班呀。」老孫頭一看見了年輕女人，便倚老賣老地俏皮着人家，彷彿自己也年青起來似地。「來，婦女小組也應該來一塊合計，合計晚後天咋樣開會，婦女的事兒可不少哩。」

「別開心啦，我的老祖宗，我有事找老張回去，家裏有事啦。開會？你們決定得了唄。婦道還能出啥主張？」她着了急，皺起了眉頭，欲待再說什麼，又咽下去了。悶悶地退回屋裏，靠孩子躺在炕上。半天，聽見外頭有脚步聲。

「你着急老張回家幹啥？有事，我代他辦一辦一樣呀。要劈柴呢還是提水？」

聽見有人說話，她抬起了半截身子，看見高大的老孫頭已站在她這矮小的屋子當中了。

「啊，沒啥，劈柴提水還敢勞你老的駕。只是，不，我也不找老張，我想問問你；我做了個夢吧，作興是夢。——」

「大嫂子，你的神色有點不對勁，到底有啥事，我特意來看看你。難道又聽誰說了怪話不成？」老孫頭一開口，聲音便像父親那麼慈愛，誠懇，使人立刻信賴他。張大嫂覺得沒有拐彎抹角的必要，便一五一十地把剛才採菌子偷聽來的話複述了一遍，最後又把自己心情的矛盾，難受，反復的考慮也都說了。老孫頭一面沉思一面不住的點頭，連連點了三四十下，沒說一句話。張大嫂望着他，瞅他不說話，自己又懷疑起來：「難道我真做了個夢。」

「你真是個好嫂子，你真是個好了頭！你不愧是咱們工人屋裡的！」老孫頭拿手替睡熟了的孩子趕蠅子，邊說：「這事得向王經理彙報彙報；咱沒遇過這樣的事，作不得主。」他本想獨個兒上城裏一次，可是他一尋思把張大嫂留下，說不定她嘴不嚴實，透露了風聲，或者對李希賢和老佟他們表示了懷疑，這就糟啦。於是他下決心帶她一塊走，他怕傷害她的自尊心，沒敢直說，只往別的方面和她商量起來：「王經理這人挺仔細，我嘴又笨，他問這問那，我定必答不詳細，你最好自己去一趟，當面

說得一清二楚，我和你走一趟行呀。你看咋樣？」他有意讓張大嫂考慮一會；怕她猶疑，又補充說：「你撒個謊，說孩子得了急病，趁我進城之便，叫我帶你一塊進城找大夫，咱不吃晚飯就走，連老張也不告訴，咋樣？這一回你也算立了一功啦。」

張大嫂聽了，心服得一下說不出話來，一把抓住工會主任的袖子搖着，半天，詞不達意地說：「咱廠子好比一隻船，咱廠裏連男帶女，連老帶少好比是乘船的，你老好比是老船夫；有了你這個老船夫，咱不怕颶風，不怕興浪！有了你……」

張大嫂咬着牙狠狠地在他睡得甜甜的孩子的屁股上扭了一把，孩子就拚命哭起來。老孫頭便趁勢說孩子一定是肚子痛，給張大嫂燒水，找萬人油，驚動了四週的婦女們。小孩本沒睡够，看見那多人，哭的更利害，大夥忙了一會，老孫頭便大嚷他時刻到了，要趕着進城；便有人向張大嫂建議，叫她老孫頭作伴進城，瞧大夫。張大嫂故意遲疑了一下，也就答應了。半小時後，他們便離開玉帶湖往西涼鎮趁晚班火車去了。

王經理聽完了一切，一點也不感到驚異，特別鎮靜地點了點頭，老孫頭暗地裏奇怪着：「他早就知道了！」

王經理同意張大嫂留在公司裏，並特意交代老婆小心照料她母子。他和老孫頭細談了一次之後，漏夜到地委，到司令部接了頭；一夜沒有睡。第二天又和老孫頭商量了一陣，叫他回去佈置廠內的事，囑咐他應該注意的一切。

老孫頭從王經理的耐心的傾談中，更深刻地，更正確地了解了階級和政黨，了解了兩個敵對階級

你死我活的鬥爭；學到了許多做保衛工作的方法。他又一次地堅決地向王經理提出來要當一個共產黨員。

慶祝大會如期舉行。當天下午，王經理陪同何專員，司令部的伍參謀長到玉帶湖來，呂柳依也首次和大家來到玉帶湖；從呂柳依那裏學到不少可貴的新的道理和作風的張大嫂也抱着孩子回來了。——這三天，她體驗着一個初上陣的戰士那種新奇，緊張，興奮和畏怯，顧慮的複雜的心情。「我够得上半個八路了吧？」有時她尋思。

由於陳祖庭和年青小伙花了心思，那個破舊低矮的禮堂居然佈置得很像樣，各色紙花標語使屋子煥然一新。地委的大紅橫匾寫道：「修建人民的線路，開展人民的電業。」司令部的黃綢黑字對聯是：「打勝仗搞生產支援前線，修線路保證電鞏固後方。」，「工人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政府，才能保障工人的權利和發揮生產力與創造力。」這是專署的贈匾，其餘市、縣、區、電業公司，火力發電廠，鐵工廠，火鋸工廠都有賀聯。

在首長的講話中，都指出一切成績和功勞離不開工人，並特別誇讚老孫頭用智保存機器的大膽，忠誠的行爲，和工人自動保護機器——刨冰撈油的功勞。王經理在這次會上也捎帶檢討了過去自己工作上沒走群眾路線，使工作受了損失。他話還沒說完，下面李占春冷丁站起來搶着說：

「孫主任，我有話要發言。王經理說的不相當，咋能有錯淨往他身上拉？咱工人也有錯呀，那時候咱還沒覺悟，還沒民主，有話不提，背地裏亂叨咕，咱也沒走民主路線！」他生怕別人攔阻他，喘着氣一字緊接着一字說：「日本那時代，功勞淨是當官的，錯過淨是咱的；民主國家，錯過淨是上級

的，功勞全是咱的。這也不公平呀，沒有王經理，咱廠能有成績？再說，他累病了，他病的迷糊還惦着廠裏，這也是他的大功。——」李占春還想說下去，可是給那被浮燥和熱情刺激着的陳祖庭搶過去說：

「錯處應算在我身上。我官僚，我獨裁方式，一人包辦，不接受大家意見，我偽滿殘餘腦瓜。……」

主席孫懷德好不容易勸住了搶着說話的工友們，讓王經理講下去。首長來賓講完話，工友們也講了話。跟着呂副廠長發獎品，獎分三等，三等獎每個工人都有；一套白布衣服，一條毛巾，一把牙刷，兩塊肥皂；二等獎加兩千元錢；一等獎加五十元錢。婦女小組參加送飯，拆洗，打掃等勞作的也受到一套布衣的獎勵。最後是工友們自己編了些雙簧之類來助興。李希賢爲了不叫別人懷疑自己，也上台演了雙簧。黑夜，四個四百度的燈泡把禮堂照的亮亮的，禮堂裏擺滿了筵席，院子裏也擺了筵席，席上十來盤魚和肉，把桌面佔滿了，酒碗沒地方擱。兩壘酒放在角落裏，逗引着那些好酒的人饞的慌。快九點鐘了，席都準備好，但酒壘還沒打開，把張榮才急的不成。他遠遠躲開老婆，因爲她會嚴厲地囑咐他今晚不許喝一滴酒。「今晚上不醉，留着明天喝不成！」他不快活地尋思，後來他一打聽才知道王經理有命令：他動不動手，誰也不能動酒壘。他聽了垂頭喪氣地光嘸唾沫，肚子裏的牛勁又來了：「什麼民主，喝酒就不民主！」他不高興得很，望望旁邊的李希賢，鐵青的臉，又焦急又不安的樣子，他想：「他大概也發了酒癮了。」正想着，聽見有人喊王經理去接電話。五分鐘左右，王經理回到禮堂來。他一路進來一路嚷，血管在他的顫抖的手背，在他跳躍的太陽穴上突露起來；他的眼

睛鼓的那麼大；經過伍參謀長和何專員跟前，他和他們打了個招呼，低聲說了一陣：

「完了。全部就殲，沒一個漏網的……」隨即號召大家說：

「來呀，上酒呀。」

大家都倒好酒，王經理正立起來要說話，兩個武裝同志便把老佟押上前來。大家吃了一驚，在院子裏的人也靠攏了禮堂，斂着呼吸看是什麼一回事。王經理說道：

「工友們，我們的慶祝發電大會，總算在平安中勝利愉快地進行。破壞人民電業的罪人，已在十里以外被民主聯軍全部殲滅」，他的話被一陣突然爆發的鼓掌聲所中斷。「我們的內奸，也已經縛起來了。因爲三小時以前，我們這座發電廠的週圍增加了許多扛槍的兄弟。……有了共產黨，有了民主政府，有了民主聯軍，有了工人的團結，咱們啥也不怕，三頭六臂的敵人也要在我們面前粉碎。讓咱們來乾這碗吧。」他首先把手上的玻璃杯舉起，在空中劃了個半圓形，一口便喝光了。

原來國民黨派了中央胡子打算在歡慶的晚上來電廠搗亂，破壞機器，殺害幹部，廠內奸細李希賢作爲內應，並利用小宋，老佟協助。但是我們早就嚴密佈置和戒備好了，事前一小時半就把敵人全部殲滅。王經理宣佈完畢，驚詫，歎服，感激，歡喜，對領導的信任等等複雜的心情，迅速地在人們的腦子裏展開，急劇地震動着他們的思想。經過一剎那的靜默，人們有狂熱地鼓掌的，有歡叫的，有把酒杯酒碗碰的叮噠亂響的，也有不知不覺流歡喜的眼淚的。陳祖庭羞慚地躲着；害怕、苦惱、後悔咬着他的心。後來另一種思想鼓舞着他，他才想起了李希賢也一定有毛病，欲待對王經理提意見，可是李希賢已不見了，他下決心去偵察他，便走出了禮堂去尋去。

老佟可笑地爬在王經理的腳邊，不住的叩頭，嘴裏含含糊糊不知哭訴的啥。張大嫂這時氣的發抖，把懷裏的孩子交給別人，冷丁走上前，一手揪住囚犯的衣領，使他腦袋提高，指着他鼻子罵道：「一點也不冤屈你，你答應了胡子破壞機器，裏應外合，虧你也是個工人，可沒一點兒工人的血色！虧你父親兄弟也是莊稼漢，偏出你這個鬼崽子！……」

讓張大嫂罵一陣，吐吐氣，王經理就叫把犯人佟金貴帶下去。大夥痛快地吃喝，兩壘酒都倒出來的時候，警衛排長和陳祖庭來報告，李希賢和小宋已縛住，問要不要拿上來。王經理搖了搖手，叫分別寄押，加意看守李希賢；隨即便和伍參謀長，何專員離開歡醉的人群，分別去審問犯人去了。工人們歡開了個通宵；幾個領導人和工會正副主任却忙個通宵。

.....

經過這件事情，工人們的警惕性提高了，加強了組織工作，建立了彙報制度。第二天劉月軒對陳祖庭說：「老陳，還是你說的對，光看重機器不重政治也不行。噫，這一回要是沒有政治，那廠廠廠完了，給胡子特務糟踏完了，莫說機器沒有，連人也不保啦！」

陳祖庭却慚愧地回答：「對的不是我，我全錯啦。——除了我堅決要跟共產黨走沒錯之外，我啥都錯呀。你瞅，我沒有技術，也沒有政治，方法又壞，我把壞人當好人看！我是個空罐子。裝上了酒，罐子是香的，空罐子，有啥？孫主任，吳主任，張大嫂才算有政治；我比不上人家一個婦道！」

那一回張榮才抱着孩子說：「你媽能當上個英雄好漢啦！」

張大嫂在旁聽了，斜着眼梢瞅他一下說：「還說不說我光會喘，光會叫？」

老張不好意思地笑說：「你呀，又會喘，又會叫，還會捉賊子。問良心，已往我只是怕你，現在我服你啦。」

張大嫂也笑了，「存早，我不敢信婦道還能幹些啥事。唉，就數共產黨對婦女好，真正解放咱，教咱幹大事。……呂秘書可好，膽子可粗，見識可廣……要是沒有小元，我要去參加……」

慶祝會以後，老孫頭和吳祥泰把得獎的五千元拿出來，捐給工會做福利事業，試辦一個小小的合作社。吳祥泰還把他個人的電壓錶一隻，兩細黃膠布，大開閉器一個，小開閉器三個，軟銅線三十來米都拿出來捐給廠。他在工會號召大家說：「這些玩藝兒留在我身邊沒用，可惜。日本的時代，叫我捐他們四兩糞我也不幹。爲啥？糞還能肥地啊。現時，廠子是工人自己的，我各個還抱着這些玩藝兒幹啥呢。」

當下劉月軒也把自己單相式兩馬力的小電滾，小輪帶也拿了出來。一時獻機器獻零件的有的是，朱自珍也高興地把自己一千五百度的電爐子拿出來。屯裏老修頭聽說廠裏大家都在獻物，也就率領着大兒子，小兒子和孫子，把修金貴以前陸續偷回家的變壓油，線巴金，膠皮巴金，熔接機一台，和許多零件共兩挑，挑到山上。找到孫主任，他又啼哭起來：「沒啥說的，這原是電廠的家當，眼下歸還電廠，天公地道！本來，莊稼人看見機器，也就是老鼠咬烏龜，沒法下手。我兒的壞根在於貪和怕。貪呢，淨揀不正當的；怕呢，怕死、怕槍、怕人家有錢、怕人家有勢。……」老修頭拿粗大的手擦着多皺的臉上的淚，竭力使自己鎮靜一點。「他罪該死，我也，沒，沒話說；怨只怨自己沒教好兒子，打小時候起讓他一個人在鎮上混！如果，他，他還能改，政府寬大，求求孫主任說句好話。」

老孫頭安慰了這個七十七歲還種地的老佟頭，並送他下屯子，趁便在屯子裡和老鄉們開了個會，說明屯子和電廠是一家人，那一頭遭了禍都沒有好處，叫大家警惕不讓壞人藏身。隨後又表揚了老佟頭還物的行爲，號召大家如果藏有電廠東西的都拿出來，好拿去換電線和燈泡，給屯子裝電燈。當下即收回了十幾桶變壓油和許多電線零件。

一個月以後，三姓屯的老百姓每家都有電燈了。

第十章 英雄受獎

一九四七年三月，專署舉行的工業界勞動英雄大會時，水電廠佔了三個，他們就是孫懷德、劉月軒、吳祥泰三位。

本來二月間水電廠會舉行過預選，共選出來七個功臣，那是孫懷德、吳祥泰、劉月軒、張大嫂、呂屏珍、朱自珍和李占春。張大嫂揭發特務暴動陰謀有功；呂屏珍埋頭苦幹，領導有方，修復了水壓錶和熔接機；朱自珍創造了二分四十秒換好過濾網，發明濾過紙節省辦法；李占春奮不顧身，率領工友恢復火鋸工廠；都有不少功勞。不過和鹿鳴江全區的許多英雄們一比，那就只剩孫懷德、劉月軒、吳祥泰三位了。孫懷德、劉月軒是特等英雄，吳祥泰是一等英雄。

孫懷德的好處是大家知道的：善於團結大家，發揮群眾的力量；保衛機器，領頭和推動大家保護工廠，節省和收回原料器材；並善於促進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吳祥泰呢？大家指出來的好處是吃苦在前，捨己爲公；善於幫助別人進步。至於劉月軒，在創造與發明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比方：在研究代用品方面：制水辦公室本來用特爾濱油，但特爾濱油很缺，價錢又貴；他便試用毛必魯油代替，先試滑閘咋樣，後測驗壓力，結果都很好，因此節省了財力和物力。他又領着三四位工友修好了小水車，準備電機出了故障，又沒有外接時，可用小水車起動發電。又有一次，保護環與接續子外翹黏在一起，停電了。那些工程師都搖了頭，呂屏珍查遍了許多書也找不出原因；劉月軒苦想了兩天兩夜，經過仔細研究，判斷是因爲機件有銹，磨擦生熱，發漲，黏起來了。他領着大家用嘎斯把宅割開，然後該鐸的鐸上，該銼的銼平，總共停電十八天，才全部修復。經過這一次的修理，工友們的技術水平又提高了一步。此外他還設備了阻力線，提高供給城裏的電壓。——從廠裏到鹿鳴江，沿路損失電不少，城裏電燈不亮。如果提高電壓，則廠內每天都壞燈泡。他試在本廠用電的歸路上盤捲了三根五百米長，四吋厘粗的八號鐵線，使廠內電力受阻而減少。供給城裏的電壓得以提高。結果成功了。

孫懷德、劉月軒、吳祥泰三位勞動英雄到城裏去受了獎之後，便到學校，醫院和機關去參觀。那所醫院是吳祥泰去住過的，在病室參觀時，吳祥泰順手把電燈開關扭開，看看燈泡，笑着對劉月軒說了一句，「比我住在這兒時亮多啦。」

一位護士班長接着說：「比年前亮多啦。那時候像條紅線。」

吳祥泰輕輕指一指劉月軒向護士介紹說：「就是他在水電廠設了阻力線，城裏電燈才亮起來的。」

護士班長和聽見的人們，都用尊敬的眼色釘着這位年青的英雄。

他們又繼續參觀了鐵工廠，軍需被服廠，製彈廠。製彈廠一位業務股長概略介紹他們製造的過程，一分鐘能出多少棵子彈，多少棵砲彈。老孫頭聽了，想着每一棵子彈都是穿進進攻人民，進攻解放區的敵人的肉裏的；他又想，「因為能够大量殲滅敵人，咱才能在後方建設創造，分地分房子，安心念書，自由做買賣。」於是他不覺興奮得一手抓着劉月軒，一手拉着吳祥泰，激動地說：「咱可不讓停一分鐘電。你瞅，停一分鐘電，要少做多少子彈！」

王經理在後面聽見了，搶前一步補充說：「如果你們停一分鐘電，咱們這地區就要損失一百多萬！如果你們再努力，把電業攪的更好，那麼，嘿，咱們還能創造更多的財富！」

他們三個人聽了，血管都在鼓着，心兒撲通撲通地跳，覺得自己責任重大；各人都暗自發誓：「保證不出故障。」但是誰也沒有說出來。

晚上，專署招待他們看了電影，一個片子是「民主東北」第二集，另一個是蘇聯的打仗片子。

「把廠裏的事也拍進去多好！」吳祥泰看「民主東北」時說。

「咱向王經理提意見行呀。」老孫頭同意的加上一句。話猶未了，電突然停了，小伙們吹着鼓燥的口哨，台上早有人嚷着：

「電力公司的同志，請勞駕上來修一修電燈吧。」

吳祥泰三脚兩步便跳前去修去了。劉月軒閉上眼睛想着剛才老孫頭告訴他自己已被批准入黨的事，心裏很高興，嚴肅地，激動地在心裏說着：「如今我是個共產黨員啦！」但他同時又替陳祖庭婉

惜：「他還不行，還要考驗！」正想着，電影已繼續放映，吳祥泰也已回到座位來。劉月軒隨便問了一句：

「什麼地方壞了？」

吳祥泰注視着電影，不在意地答：「沒啥，內線活，不犯難。」

第二天一個美術工作者來替電業老英雄畫像。孫懷德擺手說：

「我這付老醜像有啥好畫！來，同志，你替我畫一幅畫；不，要畫幾幅連住的：這一頭是發電機，有人在看；第二張是學生們在燈下念書；又一張機關同志在燈下辦公；再一幅鐵工廠工友在幹活；另一幅全家福，父母領着孩子們在燈下吃飯；也畫上一幅大家在看電影的；最後一幅畫配電盤，一個工友鼓起眼睛在釘着電錶；不少啦，就這樣吧。」

那一位畫好了連環畫送給老孫頭看時，他緩緩點頭說：「畫的不大離，只是看配電盤那人的眼睛鼓的不够大；鼓的越大越好。」他自己又連笑帶說：「我就是會說不會畫，我的虎兒念初小時淨愛亂畫，……謝謝你，同志！」

……

半年來，水電廠的人事有了一些更動。呂屏珍任廠長，孫懷德被全體工友選做副廠長。吳祥泰被選為工會主任，行政上兼任人事股長；劉月軒仍舊是電氣股長。陳祖庭調電力公司工作，公司另派一個新人來代替他總務的職務。朱自珍早先的願望已變為事實，他現在已能掌握油壓原泵，並帶上兩個徒弟。李占春昇作製材股長，已往那股吊兒浪蕩勁和倔勁，慢慢克服了；只是在早上起來，實在睜

不開眼睛，和吃完飯後那種胖子的懶洋洋的態，還叫人想起他從前那個樣子。如果任務不完成，他的倔勁又來了，他可以不吃飯，不睡覺；製材工友不知不覺也隨着他拚。他除了努力工作之外還努力學文化，在牆報上他寫了一首歌：

我叫李占春，

製材一工人；

火鋸嘎嘎響，

鋸末弄一身。

鬼子那時代，

肯誰好好幹；

民主政府來，

王八才偷懶。

張大嫂雖然還帶着許多女人所特有的狹隘，瑣碎等缺點，但還能隨着大夥一起進步。這次她被選爲工會的組織委員；今年她領導全體婦女種菜園，喂豬喂雞。汽車已恢復了兩台，張榮才常來回於城裏和玉帶湖之間。

玉帶湖本來是風景地，水力發電廠工人的英雄事蹟又特別豐富，好些有關機關的負責首長常有到那邊看看的。——東北局的李部長，王主任，東北政委會的林主席等首長都會經訪問過。外地有關的生產機關也有來參觀的。

有一次，一位負責同志領着一些幹部來廠參觀，老孫頭和歷次一樣，領着來客詳細地介紹各種機器的功能和修復的經過。聽完了他的說明之後，一位較年青的幹部敏捷地說：

「哦，它的原動力主要是水和油。」

那位負責同志帶笑地充補說：「主要的是這些優秀的工人！」

老孫頭用他素來緩慢的穩重的調子說道：「沒有民主政府領導，光有工人也不成呀！」

大夥聽了，都會心地笑了。

.....

五月的天氣，晚飯後，上班的上班，種地的種地，洗澡的洗澡，山上淨是些孩子在玩鬧。老孫頭坐在山坡一個木樁子上，眺望着下面給小河繞着的變電所。他瞅着這所整齊的，生氣勃勃的變電所，覺得自己也年青起來。他一算，距去年撈油已相隔一年了。這一年來，廠裏是有不少改變，有許多地方改好了；但有一些地方還是差的很。照老孫頭想到的：大宿舍雖然建了個新的，但許多小宿舍，禮堂，辦公處都還待修建。廠裏沒一個醫生，和城裏隔的很遠，假如來個急病，汽車送也不趕趟，所以得設個醫務所。廠裏沒一個教員，大家的政治理論和文化很難提高。合作社應該辦的更好一些，讓大生活能改善一些。應該開闢一個俱樂部，買些棋子胡琴之類讓大家樂一樂，「老是不分晝夜幹活？」又如，打掃衛生啦，孩子們上學啦，那一樣不是等着要幹的。

「不說別的，吳祥泰，該給他尋個媳婦啦；不小了，三十三了。」老孫頭想着。可是，另一個思

跳到他心上：「我呢？——你老啦！——我不老，還沒滿五十，年青着呢！」的確，一個快五十

的人沒有一個孩子，在天賦的情感上是一宗缺陷。雖然這個缺陷給不斷的爲人民工作所產生的快樂，和工作的成績所填補；但在某一剎那間，這位冷靜，公正的老頭，也不能不承認這是個遺憾。他安慰自己說：「不忙，再放後二年五載還來得及。」他站起身來，想到地裏走一走，過小橋時，大水管那雄亮的奔流衝激的水聲撞進他的耳朵裏。他注意細聽，啊，奇怪！已往鬼子在的時候，他感到那水聲力量不大，多少年來也沒有把他們心頭的怨恨沖掉；但是現在，不幸和怨恨已遠離開他了。聽，那水聲多麼有力量呀，像小伙子那麼快樂！他站住了腳，俯首細聽着。這時候他瞅見山坡下變電所脚下的小河出現了一個奇跡：傍晚的太陽是那麼大，那麼紅，又那麼圓，它那輝煌美麗的影子投在被晚風吹皺的江面上，撒下了一大片閃亮的，鮮艷的玫瑰紅的細鱗片。這種吉祥的，可愛的顏色，能消除勞動者一天的疲勞，並重新給他們以力量。他看得發獃。那邊，工友們正好扛着鋤頭，婦女們提了一筐一筐的青菜，打從地裏回來；孩子們跳躍着去迎接他們的父母。老孫頭指着浸在江裏的夕陽影子對大家說：

「瞅瞅，多好看，可惜我們這裏沒有會畫畫的，把它畫上該多好，」
小玲一步跳上去抓住老孫頭的手嚷叫着：

「明兒我進了學校，非要學畫畫，把這畫上了。」

老孫頭一手摟着小玲，一手摸着還是光溜溜的下巴，緩緩地說：「等你會畫畫的時候，世界上又有更好的更漂亮的東西，够你畫的。」

看了一會美麗的夕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都轉回宿舍去了。

一九四八、六、十五、於哈爾濱

團隊之子

卡達耶夫著
茅盾譯

團隊之子，是一部新型的兒童文學。是配合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卓越的兒童文學。它在蘇聯，為萬萬千小朋友所愛好，曾經榮膺一九四五年斯大林文藝獎金。內容描寫在蘇德戰爭時，一個九歲的孩子——凡尼亞，失去了家庭，到處流浪。曾經住過德寇的可怕的兒童營，曾經躲藏在德寇的勢力範圍的森林里面將及兩年的光景。他找到了一支鋒利的長釘，做為武器，打算用這武器殺死一個德寇。另外在他的討飯袋裏，始終帶着一本已經破爛的初級讀本，為的不讓自己忘記了認字。

後來遇見了紅軍偵察兵，把他領回了部隊。根據實地情形，不能不把他送往後方去。可是凡尼亞願意留在前綫，和那些勇敢而和善的人們共同戰鬥，所以他在中途又逃回來。中間費了很大的周折，他終於成爲一個紅軍的士兵。他——凡尼亞，在偉大的戰爭中鍛鍊了自己，成爲偵察兵們和炮兵們的好兒子。善良、勇敢、忠貞的葉拉吉耶夫上尉的好兒子。砲兵團全體的好兒子。

(六四〇〇元)

無敵三勇士 劉白羽 著 元八角〇〇

暴風驟雨 周立波 著 元二八〇〇

日日夜夜 西蒙諾夫 著 元一八〇〇〇

恐懼與無畏 別克 著 元一四〇〇〇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一輯 八〇〇〇元
第二輯 七〇〇〇元
周揚編

各地東北書店發行

